

兩晉南北合纂  
目錄卷一之二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錄兩晉南北合纂

惜為人批點不全 治晉齋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晉南北合纂序

侍御史錢汝瞻甫取房去齡

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北

史筆削而為纂余讀之竊有

會於心焉諸史皆一統一代



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  
末分崩離析而一統虛彌猶  
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延康  
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  
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  
即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  
十七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  
漢亡之後統不得歸之魏  
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  
耳宋之繼晉與齊梁陳之相

總統軍屬南而南北史中分之李延壽卅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諸史之文班不如馬范不如班陳不如范晉書南北史又次之蓋春秋戰國兩京而後文體日弱作史者沿襲不能自超故三國六朝之史非閱覽博物

者置不省以其文不如古耳  
 侍御之為纂也刪志而存紀  
 傳復刪其事之無關鑒戒語  
 之支蔓凡猥者而間采他書  
 藻秀以埤益之潤色成章斐  
 然可誦此所以明文體也取  
 晉書南北史而並校之史差  
 勝于書：成衆人之手史成  
 一人之手分任者不若專任  
 者之獨至也南史帝紀以宋

武齊高梁武陳武實稱帝者  
為始北史則魏之詰汾齊之  
高歡澄周之宇文泰儼然與  
帝紀同矣或曰晉書唐太宗  
與載筆馬司馬懿師昭亦帝  
紀也延壽不敢異也宋毛修  
之朱修之梁大封大圜南既  
傳矣北漢有傳南有而北無  
者賊臣傳也北有而南無者  
執術列女外戚酷吏傳也俱

有而微異者南孝義為一北  
孝行節義為二南之列女附  
見一二於孝義也南為文學  
北為文苑也壽以一人志三  
國延壽以一人為二史而李

陳三國不及五十年二史  
百七十年事有繁簡：者易  
工繁者難精此所以明史職  
也亦所以明史才也至於列  
傳中人所去所取權衡衮鉞



有超於兩家史臣之表者矣  
蓋御史載在周官掌贊書而  
授法令戰國猶然秦趙渑池  
之會命御史各書其事淳于  
髡謂齊王亦曰御史在前皆  
職在記事至秦漢獨任糾察  
而史別屬矣汝瞻父昔為御  
史以糾察著聲退而里居作  
是纂修明古御史之職豈不  
韋哉余嘗欲合南北史為一

李維楨  
縮胸未敢任第作小識亦未  
及緒正且佚其州幸汝瞻父  
之先得同然適觀厥成也不  
辭固陋而題其首簡與稽古  
右文之士相質正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  
父叙



吳郡章鏞刻

又出山入海  
蘇本寧

兩晉南北合纂序

彭城錢希言簡栖氏撰

史自馬遷而下繼盛者無如班固而范曄陳壽亞焉其次莫房玄齡等之晉書與李延壽之南北史若晉則絲連而雅麗南北則簡徑而高華書猶仍兩漢之名史直取馬家之義房稍詘于稗虞誣

誕之譏李何傷于譏祥諛嘲之載夫史  
至延壽而世稱良矣雖去司馬氏寢遠  
其利有過於古者辟之鼗因土鼓籥生  
鳥跡輪椎于輅青出自藍卽涑水氏尚  
目之爲近世佳史其它可知過是以往  
非不家攀蠶室戶挾蘭臺豨韋漸波邯  
鄲愈失不曰文闕于運乎國家治有窪  
隆氣有醇駁而一代之史係之矣貞觀  
以還調露而後求如二書之善者可多  
得哉然始爲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  
運王隱臧榮緒朱鳳徐廣于寶鄧粲檀  
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  
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凡二十餘  
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

之屬共刪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爲本而益附諸家傳記爰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焉是時玄齡爲司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衆人之長要亦無難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卽不能無雜采然提綱列緯命藻吐詞井井有條旣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往行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叅隔南人詆北爲索虜北地指南爲島夷故其史往往訾美失傳畧于宅方而詳于本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于是延壽追終

之以彼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  
前人之功豈遂出子長下乎故曰二書  
並善罔非良史特衆力易就而獨爲之  
不易也吾姪侍御汝瞻氏平生所嗜書  
其最爲史記次則晉書南北史蓋精而  
治之有年矣嘗歎曰人知有司馬遷而  
不知有房玄齡等何論李延壽此無它  
則史記行而二書不行之過歟抑豈遂  
無其書有之將謂表重而編繁也夫史  
記有畧有纂有鈔又有詳節而後老生  
操觚皆得潤其膏馥句雕字琢亡適而  
非太史公人人能矣獨柰何房李寂寥  
焉吾亦安可沾沾二書敝帚享之者乎  
迺于宦轍之暇撮其居嘗所膾炙者索

玄咀雋獵異鉤奇手自丹鉛都爲合纂  
凡晉書之爲帝紀爲列傳爲載記與南  
北史之爲紀爲傳毋弗纂也而雜志則  
削凡晉書中之文雖已列于昭明文選  
南北史中之文雖已雜出于英華諸書  
然其斐于辭而備于法渙發于關節眼  
目照應步驟間者毋弗纂也而枝言則  
芟凡兩晉南北之事如廢弒如封拜如  
攻擊如殺戮有關於理亂興亡之大者  
毋弗纂也而委瑣則棄凡兩晉南北之  
清言佳話互見于世說語林幽明錄搜  
神記列異傳三十國春秋大業記諸書  
其意旨可相發明者則又無弗廣採旁  
搜引而附之纂之中以並存其說也而

誕誣則汰蓋存者五之三哀者五之二  
無過而去寧過而存斯則載華戎于同  
軌合房李爲一家連城徑寸而是瓌皆  
珍藻火冰蠶而靡絲弗燦者矣此編行  
當令都人士負席登壇無不盡棄其儒  
說相與笙簧六朝典故而舞蹈唐室文  
章繇此起兩京鄴下而上入龍門之室  
與太史公千載比肩行有其地汝瞻嘉  
惠海內意豈淺哉且汝瞻之爲是纂也  
非以膚衷臆見而漫焉取古人之文辭  
蒼素而雌黃之也彼能讀太史公而味  
其旨者故以太史公之神情遞而求玄  
齡延壽諸君之脉絡鮮不脗合卽有得  
失要之罪我何恤焉余觀汝瞻少年射



策起家典理大郡選爲侍御史著聲臺  
端攬轡埋輪歷涉齊楚足當太史公位  
湘之奇遊而竟遭棄置乃以一柱後惠  
文虞山城中老也奇才異負蘊結而弗  
盡試若墨墨不自得者故復慨然有感  
于玄齡延壽兩君子之出處而將發之  
於其書當中原方亂玄齡有憂天下志  
杖策謁帝于軍中遂相魚水厥後相業  
爛然稱賢唐葉乃延壽年少才高嘗撰  
太宗政典見美于高宗雖嘗賜帛其家  
藏書秘閣然官僅止符璽郎而已時人  
以其位下亦不甚稱嗟乎是兩君子者  
其才也器畧相似也而宦有達有不達  
何歟時也彼崛起而綰相印此偃蹇而

終下僚一伸于時一阨于時時之所在  
則命爲之焉是皆汝瞻之所搯擘而嗟  
抱膝而嘆悠然有深思者也編摩之意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匪直以嘉惠海內  
而已汝瞻輒然曰岳有五游其二州有  
九踐其四何敢言宦之不遂哉某也夙  
昔嗜二書若珍怪之食不敢取足輒思  
割以薦人叔氏乃謂余發憤而成焉者  
非余指矣雖然其敢茂叔氏之言請書  
以爲息壤

萬曆歲在戊申冬十一月朔書於翠幄  
草堂

五言詩集

目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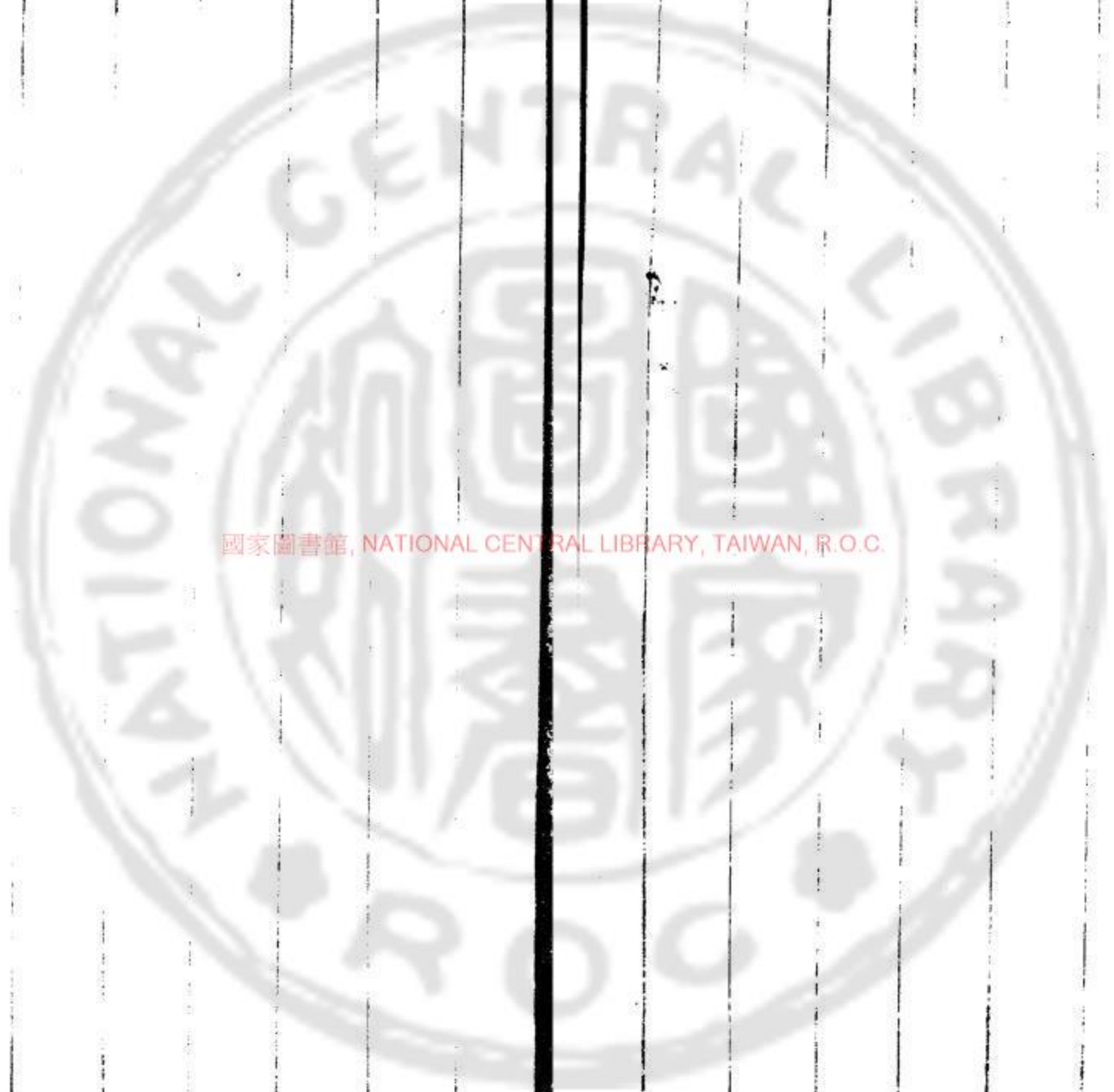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一



諸臣傳

王祥

弟覽附

何曾

子劭 弟劭附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羊祜

杜預

裴秀

秀子頽

秀叔徽

徽子楷

衛瓘

瓘子瓘

憲

從子邵

張華

劉卞附

王沉

子浚

荀勗

孫邃

閻

卷之四

諸臣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賈充 賈謐附

楊駿 弟珧濟附

魏舒 弟智

王渾 子濟

王濬

唐彬 子簡 簡子遵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樂廣 李胤

劉毅 子暉

和嶠

任愷 崔洪

劉頌 傅玄 子咸

卷之五

諸臣傳

向雄 閻纘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字 咸從子脩 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 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牟晏 弟聃

光逸 庾峻 子敬

郭象 庾純

皇甫謐 摯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束皙

郤詵

華譚

袁甫附

陸機

弟雲 雲弟統

夏侯湛

潘岳

張載

卷之六

諸臣傳

江統

孫楚

孫綽

馬隆

胡奮

吾彥

周處

子玘 札

周訪

孫愷

訪子光

索靖

子綝

司浚

子嵩 從弟馥 成公簡附

荀晞

劉喬

孫桡

劉毘

兄輿

祖逖

兄納

王濬

子悅

恬

孫珣

珉 謚

卷之七

諸臣傳

劉弘

陶侃

兄子奐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顧榮

賀循

楊方附

劉隗

伯訥

訥子疇

刁協 子葵

戴若思

周顓

應詹

于壺

劉超

鍾雅附

卷之八

諸臣傳

孫惠

陳頽

郭璞

葛洪

庾亮

子彬

亮弟懌

冰

翼

桓彝

子諮

冲

諮子石虔

石秀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

國寶

忱

忱姪綏

荀崧

子羨

范汪

子甯

劉惔

張憑附

韓伯

卷之九

諸臣傳

王允之

王廙

弟彬

虞嘯甫

從兄驥

陸玩

子緒

何充

蔡謨

父克

諸葛恢

殷浩

孔愉

從子坦

從弟嚴

羣

謝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卷之十

諸臣傳

桓伊

朱伺

毛寶

孫盛

子放

干寶

習鑿齒

顧和

袁山松

從弟毓

車胤

王雅

王恭

弟爽

劉牢之

子敬宣

殷仲堪

劉毅

兄邁

何無忌

魏詠之

孝友傳 有敘

李密

王裒

許孜

庾袞

顏含

劉殷

忠義傳 有敘

嵇紹

從子含

王育

韋忠

羅企生

卷之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良吏傳有敘

胡威

潘京

鄧攸

吳隱之

儒林傳有敘

劉兆

徐邈

范宣

范弘之

文苑傳有敘

左思

趙至

鄒湛

褚陶

張翰

袁宏

伏滔附

羅含

顧愷之

外戚傳有敘

羊琇

杜乂

褚裒

何準

王濛

子脩

蘊

隱逸傳有敘

孫登

夏統

郭琦

郭文

郭翻

劉麟之

郭瑀

戴逵

謝敷附

陶潛

卷之十二

藝術傳 有敘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杜不愆

隗炤

卜翊

佛圖澄

麻襦

索統

鳩摩羅什

列女傳 有敘

牟毓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陶侃母湛氏

周顛母李氏

王凝之妻謝氏

劉聰妻劉氏

慕容垂妻段氏

卷之十三

叛逆傳 有敘

王敦

沈充附

桓溫

孟嘉附

桓玄

殷仲文附

王彌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載記 有敘

漢

劉元海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曜

卷之十四

趙

石勒

嗣子弘

張賓附

石季龍

冉閔附

前燕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李續附

慕容暉

慕容恪 慕容皝附

前凉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

駿少子天錫

西凉

李暠

子士業

卷之十五

秦

苻洪

苻健

苻堅

王猛附

苻融

苻朗

苻丕

苻登附

後秦

姚弋仲

十集

姚萇

姚興

尹緯附

卷之十六

後蜀

李特

李雄

李班  
李壽

李期  
李勢附

後凉

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

慕容皝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附

南燕

慕容德

慕容超

夏

赫連勃勃

晉書纂目錄終

晉書纂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下  
集  
分  
目  
金

晉書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宣帝

宣帝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

屈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旣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魏國旣建遷太子中庶子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魏文帝卽位轉丞相長史黃初六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叅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卽位改封舞陽侯初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乃遣郭模詐降。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

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帝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斬達首傳京師。帝與諸葛亮相拒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

之還曰

有一老

夫毅然

仗黃鉞

當軍門

立軍不

得出亮

曰此必

佐治也

佐治毗

字

輒即效

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與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曰：天下奇才也。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輓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岍。乃知亮死。百姓為

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

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發自京都過溫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文懿果阻遠隧堅壁而守帝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直指襄平則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

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文懿大懼乃使王建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

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  
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  
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  
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  
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  
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時有  
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  
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遂班師夢天子枕其  
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次白屋有詔  
召帝三日之間詔嘗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  
直排閣入視吾面帝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  
一宿而至引入卧内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  
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  
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  
主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  
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  
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後曹爽用何宴鄧颺丁謐之  
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  
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帝稱疾不  
與政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

掖庭才人與曹爽爲伎人爽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當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

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於是奏太后廢爽兄弟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勒兵出迎天子奏曰先帝詔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

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昔趙高極意秦是以  
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  
秋也臣輒力疾將兵伺察非常桓範果勸爽奉天子  
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乃收爽兄弟及其  
黨誅之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諫曰公  
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  
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  
事君者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詐言吳人塞  
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  
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  
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和帝  
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  
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  
知之至頃仰鳩而死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  
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  
惡之崩年七十三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  
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  
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  
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誅曹爽之際支黨皆

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

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中輟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文帝之世輔翼催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靖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故晉明掩面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况以

石勒云  
大丈夫  
補儲落  
落不能  
加可焉  
案父子

欺人孤  
寡孤媚  
以取天  
下也

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雖則慶流後昆而身  
終於北面矣

此書惟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爲文皇  
所撰稱制餘皆房玄齡以下撰也稱史臣

### 景帝

景帝師字子元宣帝長子沉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  
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  
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之

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  
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宣帝薨  
議者咸云伊尹旣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  
將軍輔政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吳太傅諸葛恪圍新  
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西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  
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興萬一  
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  
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遣兵  
距之恪懼而遁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



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殺豐  
并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  
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太后廢天子以  
齊王歸藩遣使迎高貴鄉公而立之天子受璽墜舉  
趾高帝聞而憂之上書訓于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  
不琢不成其實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宜遵  
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  
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  
崇玄樸並敬納焉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  
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帝統步騎十餘萬  
以征之倍道兼行斬儉傳首京都欽與子騫奔吳初  
帝。日。有。瘡。疾。使。醫。割。之。騫。之。來。攻。也。驚。而。日。出。懼。六。  
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崩。年  
四十八

### 文帝

文帝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天子既以帝三世宰  
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  
行放黜夜召侍中王沉常侍王業出懷中黃素詔示  
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  
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

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輿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克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立常道鄉公璜爲帝帝將伐蜀乃謀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遂伐蜀劉禪降鍾會反於蜀斬之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帝崩年五十五

史臣曰世宗以叡畧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回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

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 武帝

武帝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累遷中撫軍初文帝以景帝旣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時晉德旣洽四海宇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泰始元年卽皇帝位二年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爲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朕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九年春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官采擇咸寧二年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

不音浮  
人姓也

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犯者罪之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家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五年冬大舉伐吳孫皓降詔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大熙元年帝崩年五十五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勵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

又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彛章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楊駿秘而不宣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

飾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  
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有帝王之量焉於  
時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  
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楊越爲墟禎  
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  
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  
凶豎懷奸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  
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  
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  
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  
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爲天下笑其  
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  
賢父知臣者明君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  
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  
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  
覆洪基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  
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 惠帝

惠帝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武帝崩卽皇帝位尊

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輔政永平元年誅駿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尋弑之九年冬廢皇太子適為庶人害之於許昌殺太子母謝氏永康元年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害之於金墉城永寧元年春趙王倫篡帝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皆舉兵應之眾數十萬擒倫黨孫秀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羣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於是誅趙王倫及倫之黨與太安元年河間王顥表齊王冏窺侯神器有無君之心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攻冏殺之詔成都王穎為皇太弟秋右衛將軍陳眕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穎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

子 紹 顥 車

涼 板 蕩 妻

聖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奉帝之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安北將軍王浚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杭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

帝帝噉之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歔及濟河張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畧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十二月詔成都王穎還第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光熙元年東海王越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升舊殿哀感流涕帝崩年四

十八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

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  
麋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麴中毒而崩或云司馬  
越鳩之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  
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大戎俱運物號忠良于  
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  
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  
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  
子也

懷帝

懷帝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初封豫章郡王  
屬孝惠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遊不交  
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立爲皇太弟帝以清河王  
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  
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  
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旣升東宮復贊藩國  
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羗飲馬于涇川螿衆  
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帝曰卿吾之宋昌  
也乃從之惠帝崩卽皇帝位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  
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四年元海子聰聰弟曜及其



將石勒圍懷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  
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  
至者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官省無復  
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  
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五年東海王越薨石勒  
追越喪及于東郡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及宗室  
四十八王俱歿于勒六月癸未劉曜王彌同寇洛川  
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  
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  
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

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七年春劉聰大  
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  
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  
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  
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卽  
位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  
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嘗謂人曰懷帝天  
姿清邵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  
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 愍帝

愍帝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襲封秦王  
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豫州刺史閻鼎奉帝  
歸於長安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  
士卒亡散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  
于長安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建興元年  
奉懷帝崩問卽皇帝位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  
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  
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內府四年八  
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  
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  
倉有麴數十麩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  
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  
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乘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  
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使侍中宋  
敞送牋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襯出降羣臣號  
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  
殺曜焚襯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  
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  
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  
塵于平陽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

因自殺冬十一月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史臣曰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爲一郡其可得乎于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征伐四克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

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蹠。內外混淆。名實反錯。方嶽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水傾之於荆。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異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昔周之興也。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

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  
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  
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  
笑勤恪。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  
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悠悠風塵。  
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故觀阮籍之行。  
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  
之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  
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  
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  
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 元帝

元帝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也。咸寧  
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  
刈。及長。白毫生於目角之左。隆準龍顏。自有精曜。顧  
盼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  
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

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並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塹，探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列三造，言于梓有玉冊見於臨安神壘，出于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建武元年，西陽王羨等上尊號，帝不許。羨等以死固請，至於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庶贖鉄鉞之誅。吾本瑯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乃卽王位，諸參軍拜奉車都督，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太興元年，愍帝崩，問至於是，卽皇帝位。永

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瑯琊以避賢路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己丑帝崩時年四十七帝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阜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之應在于此矣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壺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

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于瑯琊文景垂仁傳芳于南嶺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第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 明帝

明帝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



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元帝崩即皇帝位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

晉諸帝舉動獨此一著大快人意惜年不永天不祥晉哀哉

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與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賊燒營宵遁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帝崩年二十七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禮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

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明皇運龍韜于掌握起天旆于江靡燎其  
餘燼有若秋原去衰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  
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  
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  
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 成帝

成帝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明帝崩五歲卽皇帝位  
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  
令庾亮參輔朝政咸和元年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

也  
亮后弟

族爲馬氏二年蘇峻等反將軍卞壺帥六軍及峻  
戰于西陵王師敗績壺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  
于宣陽門內賊乘勝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後宮  
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  
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  
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宮九月陶侃溫嶠  
庾亮與峻戰斬之峻衆大潰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  
首號泣請罪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  
咸康八年帝不忿詔曰朕今邁疾殆不與于齡眇眇  
未堪艱難瑯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肆爾王公

晉書卷之十一  
卿士其輔之以祇奉宗祀帝崩年二十二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止雄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前烈矣

### 康帝

康帝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成帝崩卽皇帝位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二年帝崩時年二十三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侷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識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矍然旣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旣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教庾之資

顯宗成  
帝廟號

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顯宗于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

穆帝

聃字彭子康，帝子。二歲立，皇太后褚氏抱而臨軒。在位十七年崩，年十九。

哀帝

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在位四年崩，年二十五。

廢帝 自海西公

廢帝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封瑯琊王。哀帝崩無嗣，卽皇帝位。改封會稽王昱為瑯琊王，以為丞相。四年，大司馬桓溫帥眾伐慕容暉。溫至枋頭，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慕容垂追敗溫後軍于襄邑。六年，桓溫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卽日收帝璽綬。帝著白紗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獻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

海西公  
初生  
子可  
歌云  
皇生一  
離天下  
莫不喜  
本言是

馬駒今  
子其旨  
謂海西  
不男使  
相龍與  
內侍接  
生子以  
爲已子

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闕床第易誣乃言帝  
爲闈遂行廢辱帝初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  
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  
其言降封帝爲海西縣公時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  
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  
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  
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  
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  
之龍懼而忝帝深慮爲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  
日酣嗜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  
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  
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 簡文帝

簡文帝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爲元帝  
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所  
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  
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會  
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劬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阿衡  
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爲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  
以統皇極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奉迎帝於會稽

諸公每  
朝朝堂  
猶暗惟  
會稽王  
來軒軒  
如朝霞  
入華林

國顧謂左右曰

會心處不必在

遠翳然林水便

有濠濮間想也

覽鳥獸禽魚自

來親人簡文一

日在殿上行王

右軍與孫與公

在後王指帝語

孫曰此敗名嘗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自

邨即皇帝位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帝對之流涕溫

皆收付廷尉初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

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

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

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

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

變色不復敢言帝崩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止

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

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

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

溫由此憚服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

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

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

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

之修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馬

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

之及超請急省其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

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

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

襟帝雖神識恬鬯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

但  
無大  
公于  
所謂無  
戰帝曰  
馬王前  
也孰受  
因曰伯  
已先之  
溫不得  
更相讓  
與相溫  
作入朝  
車時  
車文作  
車時

三二

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

### 孝武帝

康帝褚后

帝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

孝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崩。即皇帝位。寧康元年。桓溫薨。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太元八年。苻堅帥眾渡淮。遣將軍謝玄。桓伊等距之。戰於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二十一年。帝崩于清暑殿。年三十五。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為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

衣夜則景茵褥謝安諫曰聖禮宜今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安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見世說與傳稍異

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為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傷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怒。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覆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魔遂暴崩。時瑯琊王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帝

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

祭則寡人太宗宴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

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

荆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

以鎮雅俗彪之足以鎮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

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

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道子

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

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聞人許榮

馳書詣闕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干觴於

長夜雖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

事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

優哉

### 安帝

安帝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孝武帝崩卽皇帝位

元興二年桓玄遷帝于永安宮篡位以帝爲平固王

辛亥帝蒙塵于尋陽二年建武將軍劉裕舉義兵斬

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十四年帝崩年三

彪之卽  
王彪之

許榮馳  
言見道  
子傳



十七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 恭帝

恭帝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瑯琊王桓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床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瑯琊

王安帝崩劉裕矯詔立帝遂卽位立皇后褚氏元熙二年夏六月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瑯琊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旣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

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  
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  
聞時人稱焉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  
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  
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  
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  
爲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  
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亡者也於是桓玄  
乘釁勢踰廳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  
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  
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獯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  
去黃屋而歸來灑升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  
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  
流漣者也

夫。善。道。者。天。地。之。自。然。理。也。非。人。力。之。
 去。黃。泉。而。歸。來。甄。丹。書。而。不。列。夫。正。也。對。華。三。州。
 皇。湖。盜。分。劫。之。男。時。煎。丹。穴。會。歸。之。皆。寧。也。引。
 典。千。之。引。務。思。豈。金。子。之。銀。若。夫。世。變。則。理。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TAIWAN, R.O.C.

晉書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后妃傳 有序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  
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  
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  
乃稱皇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  
彼有虞之典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宗廟歆其  
薦修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

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  
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肅尊儀而修四德  
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于宮闈淑譽騰于區域  
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南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  
壽丘之道至若儷極虧閒憑天作孽倒裳衣於祗  
席感眺側于弦望則龍祭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鸞  
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位以色登甄衛  
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嬖含辭作  
南國之奇態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  
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斯  
替昔承其末與世汚隆后採長白實彰姑忘之情  
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緇故  
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帝后生景文二帝

后諱春華河內人也少有德行智識過人宣帝初辭  
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  
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  
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  
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  
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

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  
正始八年崩

文明王皇后 文帝后生武帝齊王攸

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自  
所一見必貫於心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  
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  
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父益加敬異旣笄歸于  
文帝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  
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后雖處  
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  
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泰始四年崩

武元楊皇后 武帝后生惠帝

后諱豔字瓊芝弘農人也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閒  
於女工有善相者嘗言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  
聘焉甚被寵遇武帝卽位立爲皇后帝以皇太子不  
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  
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  
子婚帝欲娶衛瓘女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  
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

克後宮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  
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  
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  
止時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究豫四  
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  
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  
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  
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  
崩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焉

武悼楊皇后

武帝繼后無子

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姪嫫有婦  
德美暎椒房甚有寵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  
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  
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  
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  
帝忿怨彌深及帝崩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  
駿爲亂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  
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  
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  
居止賈后諷羣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

晉書卷之三  
穰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宜廢太  
后爲庶人詔許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  
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  
廷尉行刑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  
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  
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賈后又信妖巫  
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  
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  
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譚議謂雖  
楊駿肆逆禍延天母然鯀殛禹興義在不世晉稽王  
昱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武帝妃

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  
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  
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開習於文符不  
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思陋而寡識  
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  
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  
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繇以增慕夜  
耿耿而不寐兮寃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



皚皚而依庭。日晡而無光。今氣慟慟。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今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今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今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今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今欲瞻觀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今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今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詩。今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戾。今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今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竟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兒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武帝妃

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克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

謂宣帝  
討公孫  
孟達文  
帝討諸  
葛誕

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  
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  
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  
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  
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  
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惠賈皇后 惠帝后無子

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充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瓘  
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

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  
真○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  
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  
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  
岁○册○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  
有○道○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  
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  
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  
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  
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

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踖踏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于墮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令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臨海公主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于預國事權侔人主后使帝作密詔誅瓘以報宿憾后逃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章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姬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初后詐

有身內藁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  
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  
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  
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  
后使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  
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  
往廣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廣城臨終執后手令  
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  
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  
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

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  
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  
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罔入殿廢后后驚曰卿  
何爲來罔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  
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  
問罔曰起事者誰罔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  
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  
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等皆伏  
誅后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  
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

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帝繼后

后諱獻容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屢遭奸人廢立永興初河間王顥矯詔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馳上奏曰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謹密啓聞顥見表大怒乃收暉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嘗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

謝夫人 惠帝妃生愍懷太子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王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

成恭杜皇后 成帝后無子

后諱陵陽京兆人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共爲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立六年而崩年二十一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后母裴氏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康獻褚皇后 康帝后

后諱蒜子河南人也父裒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瑯琊王妃康帝卽位立爲皇后穆帝尊后曰皇

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僬俛敬從今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正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惟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温大喜孝武帝幼冲太后復臨朝帝既冠詔歸政事在位凡四十年

簡文宣鄭太后 元帝后生簡文帝

后諱阿春滎陽人也世爲冠族后少孤無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瑯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哀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妻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

晉書卷之三十一  
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瑯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壓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瑯琊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孝武帝時尊號曰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孝武文李太后 簡文帝妃生孝武帝

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二子俱夭自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以德美見寵帝常與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



晉書卷之二十一  
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安帝卽位尊爲太后

史臣曰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暴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屐各免華陽之譴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

池蒲起歎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  
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接筆廢主持尺感帝契潤  
終懼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嫵呂妾變羸黃  
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宗室列傳

宣帝弟姪八王

惟安平孚鈔

外汝南王亮趙王倫及孚孫河

間王顯從孫東海王越另有傳

安平獻王孚

宣帝弟

子望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  
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旭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

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  
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  
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常有怨  
於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  
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魏武帝  
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  
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  
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  
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  
但哭邪遂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

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  
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  
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  
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初魏文帝置度支  
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  
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  
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魏  
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  
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  
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  
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  
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  
天不曰周王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  
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  
劉夏逆皇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  
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  
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  
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  
以謚號何待於姓乎乖經典之大義異聖人之明制  
遂從孚議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

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年九十三。子望，寬厚有父風。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武帝受禪，封義陽王。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望孫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換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宣帝子十五王 惟平原幹鈔

平原王幹 宣帝子

平原王幹字子良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

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年八十

文帝子六王 惟齊王攸鈔 攸子冏另有傳

齊王攸 文帝子武帝同母弟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能屬文善尺牘爲

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武帝踐祚封齊王方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不許受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國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聞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教見亡戒危親安思存冢子思義敢告在閤世以爲工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

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乃詔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轅。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薨年三十六。攸當之藩。時王濟使妻泣留之。又以尺布斗粟。請帝竟以恚死。子罔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

漢書卷之二十一  
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徒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  
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奉綴衣之命應負圖  
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  
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  
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  
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武帝子十三王

長沙王義成都王穎另有傳

餘未鈔

惠帝太子愍懷鈔

愍懷太子遹

惠帝子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  
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常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  
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  
止宮中常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  
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  
不宜今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  
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之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  
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祗曰此兒當與我  
家常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輿流於天下時  
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卽位



立爲皇太子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密敕黃門闈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諫太子修德

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宮中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初賈后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常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

手耳不如早爲之所后納其言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兩發太子醉迷不覺遂依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

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以兵仗送太子於金墉城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乃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先是有童謠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獨鸞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說孫秀曰公奉事

衍請絕  
婚女惠  
風號哭  
而歸及  
劉曜臨  
洛陽以  
惠屬賜  
其將喬  
屬屬將  
妻之惠

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

風拔劍距屬曰

吾太尉公女皇

太子妃

義不為

逆胡所辱屬遂

害之

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  
 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必不能加賞於公當  
 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  
 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  
 子報仇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  
 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矯詔使黃門孫慮  
 至許昌醜太子太子不敢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  
 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及賈庶人死冊  
 復太子謚曰愍懷帝感閣讚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  
 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永康元年立子臧為皇太孫太

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  
 官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  
 太孫廢乃枯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  
 天下歸心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  
 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踈斥正士  
 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  
 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  
 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淪

楚建酷甚矣。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簡文帝子三王 惟會稽王道子鈔

會稽王道子 子元顯

道子字道子，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六歲封瑯邪王。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數年領徐州刺史。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又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妯娒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

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奏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常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旣紊，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

表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  
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竈於  
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竈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  
嬖人趙牙出自優倡因賂諂進爲道子開東第築山  
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  
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常幸其  
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  
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  
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  
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道子旣

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  
禮故帝益不能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  
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稚爲太子少  
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中書郎徐逸以國之至  
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  
主猶悔淮南世祖建武建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  
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  
斥朝廷及安帝踐祚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  
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  
尉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

侍中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譙王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旣而酒醉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孫恩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

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于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孫恩至京口元顯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傳檄京師罪狀元顯玄至新亭元顯衆潰奔入相府玄收元顯縛於舫前而數之遂遇害玄又奏道子醜縱不孝當棄市因酖殺之時年三十九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廣誓山河大開藩屏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

危亡之有兆及官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薦臻朝  
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  
幽逼瑤枝瓊葉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  
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喋喋周餘  
竟沉淪於塗炭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麪  
蘖信惑讒諛尼媪竊朝權奸邪制國命始則彞倫  
攸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叟之年受棟梁之  
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清瑣之長材抗奸兇之  
巨寇喪師珍國不亦宜乎

八王列傳

并敘

敘曰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  
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洎  
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  
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  
世之祚克昌十年之基惟永爰及暴秦罷侯置守  
獨尊諸已至于子弟並爲匹夫枝葉微弱宗祏孤  
危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興矯枉過直懲羹吹虀  
土地封疆踰越往古然雖克滅權偪猶足維翰王  
畿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  
配天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

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入本根無所庇蔭遂乃  
 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磐石然而付託失  
 所授任乖方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  
 伊周夕為莽卓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  
 甲竟匪勤王之師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碁乘輿  
 幽繫更同羸里胡羯凌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向  
 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  
 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  
 天子暗劣鼎臣奔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  
 之瑯琊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

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  
 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  
 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  
 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  
 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河間王顛末鈔

汝南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武帝踐祚  
 封扶風郡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  
 妃伏氏湯沐邑太妃常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  
 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



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武帝崩楊駿專權駿誅以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墻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肇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今日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於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

### 楚隱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楊駿之誅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

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譖  
亮瓘於賈后矯詔收亮瓘殺之帝用張華計遣殿中  
將軍王宮齎驕虞幡麾眾曰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走  
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  
牛車將赴秦王東為謁者所執遂下廷尉詔以瑋矯  
制害二公父子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瑋臨  
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  
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  
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  
瑋性開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

瑋與東  
使武帝  
子故欲  
赴之武  
帝嘗以  
三十六  
軍兵誦  
令東料  
校之東  
一省便  
撫脫謬  
帝其焉  
甚見寵  
安早卒

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

趙王倫 孫秀附

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拜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  
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  
不可愍懷太子廢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  
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謀廢賈后復太子以  
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  
曰中宮凶妬無道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  
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  
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秀知太子

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于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太子既遇害。倫秀乃矯詔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夜排閣而入。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秀矯詔自為相國侍中。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煥妹蒯氏室家其室妻當如乃為帝為終

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瑯琊。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奸謀。多殺忠良。以逞其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秀子會年二十。尚帝公主。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矯詔禪位於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

秀大不  
平遂不  
復入廟  
氏大自  
悔責請  
救于帝  
時大赦  
羣臣咸  
見既出  
帝獨留  
秀從容  
謂曰天  
下曠蕩  
刪夫人  
可得從  
其例不  
秀免冠  
而謝遂  
為夫婦  
如初

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惠帝乘雲母  
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僭即帝位諸黨皆登  
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  
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  
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  
府庫之儲不克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  
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  
非常之事倫敬重焉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  
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  
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

見世說

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  
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  
所在時以為妖焉齊王罔河間王顛成都王穎並擁  
強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晝夜詣  
宣別廟祈請輒言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  
將軍以招福祐秀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  
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自義兵之起  
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憂懣不知所為  
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  
出戰内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畏懼自崇禮闈走還下

舍左衛將軍趙泉斬秀以徇於是迎天子反正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皆斬于東市

齊王冏 鄭方附

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趙王倫篡因衆心怨望謀起兵誅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於是輔政居攸故宮大築第館毀壞廬舍以百數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選舉不均惟寵親昵封葛旃等號曰五公委以心

督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冏不能用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含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蒿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強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

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罔不納河間王顯上表乞廢罔，還第表至，罔大懼，司徒王戎、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葛旃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一旦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燒諸觀閣，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南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袒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鄭方字子回，慷慨有志節，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罔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陳罔五失，曰：「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罔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又

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見齊王冏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冏以又爲內主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顥本以又弱冏強冀又爲冏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又殺冏其計不果顥遂與穎同伐京師又距戰前後破穎軍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刦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密告張方方遣部將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

成都王穎

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

禮謚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  
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冏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  
擅威權穎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  
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遂歸鄴遣  
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  
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  
觀者莫不傾心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  
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  
衆望歸之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恃功論奪百度地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

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顥表請檄又使就第乃與顥  
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機戰敗死  
者甚衆穎收機斬之於是進攻京城顥表穎宜爲儲  
副遂廢太子覃穎立爲皇太弟乘輿服御僭侈日甚  
有無君之心大夫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軫等奉  
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穎距戰次于蕩陰王  
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  
乃棄天子於藁中遂奉帝幸鄴穎懼將帳下數十騎  
擁天子單車走顥廢穎歸藩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  
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



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頴救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 東海王越

越字元越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又固守洛陽諸將疲於戰寸密與將軍朱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爲主敬惠帝免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太安初帝西幸越義奉迎大駕還洛陽及懷帝卽位委

政於越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請害之由是大失衆望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越乃羽檄四方曰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而所徵皆不至越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繫之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薨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

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子毘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初元帝鎮建業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爰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亂臣賊子照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厲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遽怨暗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斲傾皇綱於焉

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璽揚靈窺九五之尊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旣成極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表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懔懔懷烈士之風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顛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

長沙授首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刼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自惠王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踐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兩晉南北合纂

卷三之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晉書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祥 弟覽附

琅琊派

王祥字休徵父融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  
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常  
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水求之冰忽自解  
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  
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

後又有  
王延亦  
繼母亦  
水上得  
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漢末遭亂扶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喪畢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高貴鄉公卽位累遷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

何侯印  
何曾曾  
傳六拜  
文帝想  
二帝先  
後俱晉  
王曾先  
後俱拜

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

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年八十五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烈芬竝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弟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累遷大中大夫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孫導別有傳

江東王  
氏實端  
於此

何曾 子劭遵附

何曾字穎孝陽夏人也。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藉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藉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藉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汗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進封穎昌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

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倖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曰：『荀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皆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



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會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常奏會華侈以銅鈎猶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椽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會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會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卽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劭博學善

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銓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庾士可傳史冊耳子岐劭初亾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亾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

帝貽謀  
嗣將始  
矣而何  
氏世世  
奢怵曾  
實作法  
卒以滅

性亦奢怵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鬻行噐為司隸劉  
毅所奏免官子綏字伯蔚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  
性既輕物翰扎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  
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  
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  
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常聞經國遠圖  
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  
其始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  
等必遇亂亾及綏死其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曾諸子俱驕奢凌駕人物永嘉之末何氏滅亾無遺

三焉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  
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會  
謁者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  
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  
也何卿相乎既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  
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  
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  
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

知已乃如此也。景帝中稍遷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侈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刀焉。」武帝踐祚，進封樂陵郡公。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威惠服物，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

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刀焉。」武帝踐祚，進封樂陵郡公。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威惠服物，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

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  
料賊勢築壘過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  
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  
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  
理苞及苞至帝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  
廢之終身不聽仕

苞幼子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  
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  
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散騎郎伐吳有功封  
安陽鄉侯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

父道  
行宜崇  
有此

初出為荊州刺史崇在南中得鳩鳥雛時制鳩鳥不  
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傅祗所紿詔原之燒鳩於都街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  
致富不貲徵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  
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

廣城君  
賈后母

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  
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  
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倭如此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  
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

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綵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怛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常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

游音平  
草紐浪  
生

奮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熟。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本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蹠轅。則誠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常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阮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去。

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與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

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

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

金谷別館方登涼臺照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

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

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

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

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

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

劉與

何異

目為身

討不得

不然

其見

於崇

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

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

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

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

也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

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

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歐陽建字堅石世為

晉書

卷之三

九

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北州時人為之

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靈音髓  
露也

史臣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  
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透  
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  
舍悲吹樓將墜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  
也

###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竝以  
清德聞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常游汶水之  
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  
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

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

以英少  
有重名

子妻之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

羊祜常  
過之

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

歎曰羊  
叔子何

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

必減郭  
大業少

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

還復性  
又歎曰

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公車徵拜中書侍

羊叔子  
去人遠

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

矣遂送  
祜出界

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武帝

數百里  
奕之大

受禪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出

寺

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

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  
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  
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而頗以畋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  
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  
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  
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  
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  
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  
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祜出軍行吳  
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  
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  
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  
葛孔明不能過抗常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  
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  
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



王衍有公事見僕射羊祜時總前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還看之不輟乃嘆曰牛兒不常如

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倭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常詣祜陳事辭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竝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啣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

王夷甫即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見世說

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搃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

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竝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其俗急速。不能持久。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弁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

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常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常慨然嘆息。願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

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今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將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會吳人寇弋陽江夏。詔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

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今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討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水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

後見即  
爲襄陽  
都督亦  
陸馬折

臂于時  
士林  
歎  
誠  
見幽  
錄

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  
無餘財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荊州人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  
焉祐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  
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祐年五歲時  
令乳母取所美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詣鄰  
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亾兒所  
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  
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  
祐兄子篇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產犢及  
遷而留之早卒

杜預

杜預字元顗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鍾會伐蜀以  
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竝遇害唯預以智獲免  
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  
蓋繩墨之斷例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

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矣。詔班于天下時虜寇隴右石鑿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下須鑿大怒奏預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其後隴右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周廟欲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

南齊史稱晉杜預造欵器三改不從至

王子良好古祖冲之有機思造與周朝不異焉

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眾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時常臣恐其更難也臣心實了不敢以曖

昧之見自取後累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于江陵遣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歆遣軍出距大敗而還因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旣

還鎮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渙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

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士之列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

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  
 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  
 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  
 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計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  
 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年六  
 十三

史臣曰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  
 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澗空懸羊公垂大  
 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  
 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

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  
 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  
 不其優歟

裴秀

秀子顧

秀叔微

微子楷

楷子瓚

憲

從子邵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  
 屬文叔父微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歲有詣微者  
 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常使進饌於  
 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  
 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

王戎云  
見裴令



公精明  
明然籠  
蓋人上  
若死而  
可作當  
歸  
與之同

秀度遼將軍母丘儉常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  
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  
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  
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  
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爲椽時荀顛定禮儀賈  
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武  
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  
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  
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受禪拜尚書  
令時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

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  
此故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  
其勿有所問詔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  
事又以職在地官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隨  
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秀創  
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  
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時  
年四十八其友人料其書記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  
以上聞詔報曰司空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

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子願嗣願字逸

民弘雅有遠識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  
願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累遷侍中願通博  
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  
用四分有餘願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  
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  
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  
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常與願清言欲以  
理服之而願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願為言  
談之林藪願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  
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  
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明黨異議

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願曰誠如公慮但  
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  
人猶且見信當勸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  
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以此謀遂成且夕勸說從  
母廣城告令裁論費后圖待太子而已後說願曰幸  
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若不行時可擊席昇退若  
者不立雖有十太難免矣願營然久之而竟不  
能行願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

賈充願  
從母大  
以此  
中宮有  
親

威進也。惟恐其不居位。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顧深患時俗放蕩。何晏阮藉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竝莫能屈。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顧甚惡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徽子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充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賈充改定律令。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闕文帝

楷有傳  
容羸服  
亂獨皆  
好見世  
說

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武帝初登阼。探策以上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常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

晉書卷之四十一

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玳玩雖車馬器服  
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常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  
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  
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  
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帝常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  
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  
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  
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帝平吳  
之後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  
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嘆服焉楷子

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楷優  
游無事然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  
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  
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護得  
免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  
封臨海侯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愾然瓘亮斥已任  
楷楷聞之不敢拜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  
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垂堂發而瑋果矯詔誅亮  
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  
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

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雋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常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 楷子瓚次憲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時爲王綏所重每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

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閭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敞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

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咀絕防風之戮將  
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  
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咀誠心  
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  
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勵物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  
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  
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囊鹽米各十數斛而已  
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  
喜獲二子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常以  
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楷

從子邵

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

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邵先卒王導爲司  
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子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  
子仲豫與邵父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

楷叔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常  
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  
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  
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  
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  
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



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  
且先行吾當後出。穰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穰穰辭  
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穰至外解服鹽  
湯大吐穰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  
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穰作檄宣告諸軍  
諸軍竝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穰於是部分諸將  
群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穰乃遣  
護軍田續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事平朝  
議封穰以剋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  
亾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征北大將

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  
竝爲邊害穰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  
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  
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穰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  
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  
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穰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惠帝

伯英飛  
芝字

之爲太子朝臣咸謂不能親政事穰每欲陳啓廢之  
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穰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  
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穰欲言而止者三因以  
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



四體書  
勢謂篆  
隸楷草  
四體

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  
騁已淫虐聞瓘與楚王瑋有隙啓帝作手詔使瑋收  
瓘遂與子恒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恒二子瑛玠時在  
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  
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  
歲餘及禍 子恒字巨山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  
勢曰昔在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  
思也因謂之字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

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  
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秦兼天下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  
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  
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  
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  
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  
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  
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

祔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  
募鵠手跡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云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齊相杜度及崔瑗崔  
寔亦皆稱工至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凡家之衣  
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至今世尤寶  
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時  
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及瓘爲楚王  
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墻孔中詣之以  
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  
害 恒子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

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  
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  
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  
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  
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  
時人謂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  
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永清女婿

所總角  
騎門乘  
今夢  
云是  
玠曰  
神所  
接而  
豈是  
邪樂  
因也  
嘗夢  
車人  
鼠

穴指發  
嗽鐵杵

無因故  
也

不得遂  
成病樂

斷故命  
駕為剖

折之玲  
即小差

樂歎口  
此兒習

中當必  
無膏育

之疾

何晏為  
吏部尚

王潤拜太子洗馬兄瓌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

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捨仲寶去也玠

啓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轉至江夏玠妻

先亾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

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

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

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

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

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

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

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卒時年二

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

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

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塋此君風流

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

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

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盧清叔寶神清其為

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

書有位  
望時  
客坐  
王謝未  
弱則行  
見之  
問焉  
因  
此  
以為  
可得  
難不  
便  
一  
只  
屈於  
病自  
客主

世行書卷一八三

皆一  
坐所不  
及弼字  
朝嗣

晉書卷之三十一  
時第一云

張華 劉卞附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孤貧自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藉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常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

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旣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封廣武侯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竝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托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朝

議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恢弟統深有寵於帝統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故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永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樑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楚王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賈謐與后共謀以華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疑而未決以問裴頴頴素重華深贊其事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宴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進封壯武公及賈后謀廢太子

能去耳  
是情不  
華三亦

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授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忽相與行此是吾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

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充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諂事賈后因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少子避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華不從及倫將廢賈后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必成

王朗每以讓度  
扣華欲  
欲靖日  
密集于  
煙無飲

公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頤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藉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常徒居載書三

王亦學  
之有人  
向張華  
說此事  
張曰王  
之學華  
皆足形  
散之外  
去之所  
以更遠  
見世  
說

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干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曰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開視雉則果有蛇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

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



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史○光○彩○照○水○波○浪○  
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君○終○合○之○  
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陸○機○兄○弟○  
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  
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爲○詠○德○  
賦○以○悼○之○

劉卞字叔龍東平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  
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  
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  
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  
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  
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卞後從  
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  
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  
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  
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  
察外間頗聞卞言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  
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  
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衛瓘撫武帝之牀

晉書集 卷之三  
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昏亂方疑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俱陷淫網同嗟承劒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王沉 子浚

太原派

後文苑  
傳文一

王沉高  
平人

王沉字處道太原人也好書善屬文累遷秘書監正元中典著作與荀顛阮藉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藉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沉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

所非武帝受禪進爵為公薨

子浚字彭祖母趙

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累遷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害太子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過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浚為政苛暴將士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時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之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餓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斬浚

荀勗 孫邃 閻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叅文帝軍事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

勗與紅  
會前好  
不  
有  
可  
萬  
母  
人  
詩  
會

善書學  
荀手跡  
作書與  
母取劍  
乃竊去  
不還坊  
知是鍾  
而無由  
得也思  
所以報  
之從鍾  
兄弟以  
千萬起  
一定始  
成甚精  
麗未得  
移住荀  
極善書  
乃清往  
畫鐘門

堂作太  
傅形象  
衣冠狀  
貌如平  
生二鍾  
入門便  
大感勸  
宅遂空  
廢見  
世說

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  
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  
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帝待會素厚未之  
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  
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先是勗啟伐蜀宜以  
衛瓘為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時將發使聘吳竝  
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  
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眾也武  
帝受禪封濟北郡侯拜中書監與賈充共定律令充  
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  
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畱而自停矣勗與  
統伺帝間竝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  
君子有闕雖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之所  
疾而獲佞媚之譏焉勗掌樂事修律呂行於世初勗  
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  
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  
常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  
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削奉世伏其明識俄  
領秘書監得汲郡家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  
中經列在秘書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

和嶠往觀之。勗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而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帝常謂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勗子藩、潘二子，邃、閻、邃，字道玄。

解音樂善談論，愍帝欲納邃女，徵爲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竝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

閻字道明，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齊王問辟爲掾，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塋閻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明帝常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閻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閻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史臣曰：王沉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

景倩荀  
太尉或  
之子嘗  
勸豆芻  
后  
馮統  
齊王攸  
致死薦  
賈弄女  
為妃序  
交荀勗  
譽害張  
華

桐宮之謀遠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  
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  
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  
孕本質絲因乘間伺隙潛圖不軌遂使漳滏蕭然  
黎元墮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后  
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慶封  
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會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  
乃援朱均以貳極煽僂喜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  
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謹  
躡甲一瓜詎取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總外騁戚施內  
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讐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  
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  
慮投畀之罰無聞青繩之詩不作矣

晉書卷之三終

晉書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書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賈充 賈謐附

賈充字公問襄陵人也父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間之慶故以爲名字焉襲父爵爲侯後爲文帝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旣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必反今徵之反速而事小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剋之進宜陽侯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初文帝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及受禪代裴秀爲尚書令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嫉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督秦涼諸軍事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旣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

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君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齊王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伐吳之役詔充爲大都督充慮大功不捷言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

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李李郭女各欲今其母合葬經

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朞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諫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醜后土槐不從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女名荃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

年不法  
賈后廢  
李氏乃  
附  
定  
世說

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乃爲  
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每號泣請充充竟不  
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懼充遂去乃排  
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僚陳母應還之意  
衆以荃王妃皆驚而散充甚愧愕旣而郭槐女爲皇  
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  
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  
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  
脚屈因遂再拜旣反語充充曰與卿道何物自是充  
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

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  
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亾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  
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

謚字長

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韞壽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  
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  
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  
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  
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  
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  
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

唯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佯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生謚。謚好學。有才思。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鎖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

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者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詎石崇潘岳陸機陸雲劉輿劉琨輩。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謚旣親貴。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遂與后謀。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于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

乃就斬之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聞使任愷黜汝而不去使庾純詈汝而不改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于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言畢充忽然得

大子賈  
后小子  
賈午

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于鍾

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 楊駿 弟珧濟附

楊駿字文長弘農人也以后父超居重任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碧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

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廩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廩口宣帝旨使作遺詔詔成后對廩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托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時駿弟珽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握大權輔弱主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乃啓帝夜作詔遣使奉詔廢駿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

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如墻毒藥雖行  
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

珣字文琚

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  
獲許初聘后珣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常以全  
乞以表事藏之宗廟珣臨刑稱寃云事在石函可問  
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讐  
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

有才藝常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  
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  
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

稱快初駿忌汝南王亮催使之潘濟諫止之駿遂疎  
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  
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  
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  
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  
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  
猜憚之心杖鉞推亾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  
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逮乎貽厥嗣惡稔之  
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

晉書卷之四  
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間實肆其勞典午分  
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敬之猶恐弗逮  
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  
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  
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  
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姿望秀  
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  
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  
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好騎射著韋衣  
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爲  
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  
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常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  
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  
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  
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  
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



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常見是非至於興廢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

堂人之領袖也山濤薨以舒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亾僉號震爲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從之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子混淆惠有才行先舒卒舒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

劉寔 弟智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後參文帝相國軍事鍾會鄧艾之

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初寔妻盧氏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常得此乃更如他廁時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常謂人曰吾

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太原派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人也沉雅有器量武帝受禪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自以先據

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今陛下出攸之國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大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

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帝不納惠帝卽位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例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早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薨年七十五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

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旣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

至愛惜  
有快牛  
之王太

尉與射

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埕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彭城王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

自乘則

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

不論若

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當以二

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

上肥者

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

不廢噉

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

又存所

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

愛王遂

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

殺此

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

與標十

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

心事頗

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

武帝嘗

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

子百餘

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

人皆綾

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

羅綺襪

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年

以手擊

四十六先渾卒及其將墓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

飲食

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

子百餘

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

羅綺襪

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

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

濟弟澄  
瑯邪王  
平子亦  
名澄

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濟二弟澄  
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恢廓有大志嘗起宅  
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  
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  
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  
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  
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

北齊薛  
瑛於山  
上掛絲  
以告亮  
且占之  
曰山上  
絲幽字  
也若其  
為幽州  
平亮果  
拜幽州  
刺史

暨自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  
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  
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  
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  
所全活者數千人濬夜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  
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果遷濬  
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  
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  
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

濬小字  
阿童應  
謠見羊  
祜傳

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  
驤將軍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孫皓荒淫凶  
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若今不伐令皓卒死更立賢  
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  
又臣年已七十死亾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  
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  
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  
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  
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  
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  
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  
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  
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  
絕於是船無所礙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  
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聞濬  
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  
石頭皓乃備亾國之禮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  
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  
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  
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

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  
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  
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  
覲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  
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  
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  
按濬檻車徵帝弗許濬上書自理渾又騰周浚書云  
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  
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而結恨

疆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  
當豺狼之路此臣之所大怖也僞吳君臣今皆生在  
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若有  
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  
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  
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  
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  
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  
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  
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若信如所聞浚



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  
臣之身更受咎累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自以功大  
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  
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  
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  
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  
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  
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  
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  
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  
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王渾詣濬濬  
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  
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  
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卒年八十

### 唐彬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  
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  
悅經史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刺史王沉集  
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陳吳有可兼  
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

屈還稱之於文帝薦爲椽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

要爲衆軍前驅多所擒獲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以彬監幽州諸軍事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繇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史臣曰孫氏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  
受律遄征渾旣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業定吳之  
功此焉爲最乃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  
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斃亂彝倫旣爲戒於  
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福  
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唐彬畏避  
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少有器重介然不羣性好莊  
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  
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與石鑿共宿  
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  
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  
石生無事焉歸聞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  
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  
帝帝曰呂望欲仕邪久之遷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  
穀二百斛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鍾會裴秀  
竝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

濤前後  
治周  
濤始周  
濤始周  
濤始周  
濤始周

才凡所  
題目皆  
如其言  
唯用陸  
亮是詔  
所用與  
濤意異  
爭之不  
從亮亦  
尋為賄  
敗見  
世說

而俱無恨焉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  
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  
卿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及武帝受禪失權臣意出為  
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  
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  
遭母喪濤年踰耳順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奪情以  
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  
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  
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  
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曰夫

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  
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  
時稱山公啓事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  
大安州郡悉去兵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  
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  
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  
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  
變難寇賊焮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  
亂如濤言焉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左長史范咎上  
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

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鄉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子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永嘉初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從之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子遐字彥林爲餘姚令繩

以峻法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王戎字濬冲瑯邪人也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

渾爲涼州刺史戎却涼州賻何

後乃錄  
核耶

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  
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  
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  
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  
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  
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  
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  
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  
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  
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

此便露  
鑽核本  
色

議者以爲知言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  
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  
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  
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  
是損名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  
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  
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減性之譏也時和嶠亦  
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  
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  
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遷

衛江州  
在尋陽  
有舊人  
投之都  
不料理  
唯餉王

不留行  
一斤李  
弘範聞  
之曰家  
男刻薄  
乃復驅  
使草木  
衛名展  
字道舒  
本草曰  
王不留  
行治金  
瘡之藥  
此與鑽  
李事同  
鄙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司隸傳咸奏戎驅動浮華虧敗  
風俗宜免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以王政將圯  
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  
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玉之  
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  
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  
總鼎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  
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  
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  
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

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  
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  
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  
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戎  
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王渾金人皆欽其寶莫  
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綏綏  
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  
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  
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



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亾吾便爲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衍

字夷甫戎從弟也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專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

祜亦曰  
亂天下

子  
者必此

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旣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

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  
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  
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  
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  
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  
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  
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  
聚歛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  
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  
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

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  
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  
意如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  
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太子被誣得罪衍不  
能守死善道志在苟免可禁錮終身從之衍後拜司  
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  
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  
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越薨衆共推

爲元帥衍懼不敢當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孫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

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澄字平子亦戎從弟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屢數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

術語樂  
令曰名  
士無多  
人故當  
知容平子

神峰大儒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  
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  
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士庶  
莫不稱善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  
爲四友而亦與澄狎酣譙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  
曰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  
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  
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  
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

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  
然不答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巴蜀流人與士  
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  
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沈八千餘人  
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  
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  
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  
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  
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  
自得時王敦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

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璩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子徽有父風澄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稱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王澄聞其名

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荆土士人宗廡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捧廡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廡遂得免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王敦召爲參軍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

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炙眉頭舊疾復發邪舒  
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  
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  
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即使還地衆  
咸壯之

###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  
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  
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  
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人無知

者性冲約有遠識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  
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  
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  
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  
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  
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  
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  
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遷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  
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  
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

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廣意盃中虵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

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

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恠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因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構難而

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史臣曰：「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夫南區區焉，倭彼兗渠，以求容貸，頽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鵠，以此謂達，謂之高致，道揆將聖事，乖躋指揅情，獨徃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顏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

劉毅 子暉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少勵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文帝辟爲相國掾辭疾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

後又有  
呼盧劉毅

加重辟毅懼應命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

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粢至周幽王

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竟。不。施。行。毅。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樂。安。

孫尹表曰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子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初暉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今統得無患後轉侍御史會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

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帝還洛羊后反官后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得有今日暉五爲司隸允協物情後王彌使暉于青州爲石勒遊騎所獲竟被害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顥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硠多節目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于武帝選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顥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顥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

卽位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迺其罪乎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 任愷

任愷字元褒博昌人也少有識量尙魏明帝女晉國建爲侍中性忠正以社稷爲已任帝器而昵之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今久執朝政每裁抑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

計畧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謂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尙書愷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

充與荀勗馮統承問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日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

###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

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朝廷憚之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薦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我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武帝踐祚拜尚書郎典科律申冤訟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

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或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乃止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

問明法掾蔡畿曰鄉里誰最屈畿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詳辨刑名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賊臣專命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

傅玄 子咸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鐘律性

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武帝初卽位廣納直言玄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陛下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享天祿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若干人爲農若干人爲工若干人爲商賈冗散無事者不督



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玄又言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惟恐胡虜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竟不見用。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

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坐，免官。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玄專心誦學，著述不廢，初作內篇，或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足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

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人之作矣。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書奏，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于駿曰：事與世

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周公聖人，猶不免謫。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駿意稍折，漸以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今逆畏以直

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時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今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咸之爲人不能面從嘗觸楊駿幾爲身禍况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母憂去官頃之起司隸校尉咸又上表曰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晉書纂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兩晉南北合纂卷五之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晉書纂卷之五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向雄

向雄字茂伯山陽人也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  
叛逆又輒收塋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  
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塋  
之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塋教亦無闕  
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  
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  
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  
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  
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  
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今  
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  
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墮諸川劉河  
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  
之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  
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  
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  
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  
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

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爲太傅楊駿舍人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塋之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塋駿而去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每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慙慙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今伏見詔書。建立太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太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疏奏朝廷。善其忠烈。趙王倫死。旣葬。纘以車轢其冢。纘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參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

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  
鼎鑊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孚 咸從子脩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  
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  
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  
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  
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太尉

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子夏  
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  
昭王陪乘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非  
所克堪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  
去濟大怒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  
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爲景帝從事中郎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  
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  
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  
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

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  
 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  
 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有司言有子殺母者  
 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  
 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  
 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  
 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  
 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  
 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  
 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

籍遺母 喪在晉 文王坐 進酒肉 何曾曰 明公方 以孝治 天下布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  
 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  
 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  
 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  
 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  
 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  
 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  
 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稽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

阮籍以 重喪顯 於公坐 飲酒食 肉宜流 之海外 以正風 教文王 曰嗣宗 毀頰如 此君不 能共憂 之何謂 且有疾 而飲酒 食肉固 喪禮也 籍飲噉 不輟神 色自若

說見世

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媵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動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

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獨不見群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從子咸字仲容

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荀勗善  
論宮商

無下語  
顧成心

謂之不  
滿最意

忌之後  
有一田

父耕於  
野得周

時王尺  
便是天

下正尺  
荀試以

校已所  
治金石

絲竹皆  
覽短一

黍於是  
伏阮神  
識見  
世說

世說又  
謂是阮  
修云王  
夷甫問

莊與聖  
教同異  
對曰將  
無同因  
辟之為  
探世謂  
三語掾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山濤舉成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以壽終二子瞻字瞻字

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

衛玠嘲  
之曰一  
言可辟  
何假於  
三修曰  
苟是天  
下人望  
亦可無  
言而辟  
復何假  
一遂相  
與為友

父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  
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  
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時  
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姑婢也孚之初生其  
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  
字焉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  
王務嬰心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  
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今王蒞鎮威  
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歛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  
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

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及帝  
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  
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  
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  
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  
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  
正打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時  
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主幼時艱運終

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

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亾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裕字思曠孚之族弟也弱冠王敦命爲主簿甚被

思曠奉  
大法敬  
信甚至  
大兒忽

被篤疾  
為之所  
請三寶  
晝夜不  
懈謂至  
誠有感  
必當蒙  
祐而兒  
遂不濟  
於是結  
恨釋氏  
宿命都  
除見  
世說

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  
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遂免官由是得違  
敦難論者以此貴之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  
義之義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  
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  
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  
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  
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  
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裕  
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

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  
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  
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  
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  
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在東山久之累徵不就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  
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  
情無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  
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

稽康



唐風姿  
特秀見  
者歎曰  
肅肅如  
松下風  
高而徐  
引山公  
曰稽叔  
夜之爲  
人也巖  
巖若孤  
松之獨  
立其醉  
也愧俄  
若玉山  
之將崩  
見世  
說

稽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錕有稽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琅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

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足下蓋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

呂安來  
固康不  
在喜出  
世之

動各附所安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爲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  
之情轉篤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  
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從其所懼哉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  
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  
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  
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  
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  
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秀欲注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  
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  
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安康旣誅秀應本郡  
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  
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經山陽  
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秀乃作思舊賦云余  
與稽康呂安居止接近稽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  
後竝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  
寒水淒然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

劉伶

劉伶 縱酒放 幸或脫 衣裸形 在屋中 人見譏 之伶曰 我以天 地為棟 宇屋室 為揮衣 諸君何 為入我 幃中 見世說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  
宇宙齊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  
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  
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  
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  
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妻從之伶  
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  
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  
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

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屑  
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  
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扁牖八荒為庭衢行  
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  
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  
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  
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捧髡承槽啣盃漱  
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  
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

若江海之載浮萍。一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竟以壽終。

###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竝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

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脚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王敦引爲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勑。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

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

永嘉中  
洛城東

非地陷  
有二鵝  
出焉  
者飛去  
白者不  
能飛有  
隱士董  
養歎曰  
昔周時  
所盟會  
狄泉即  
此地也  
蒼者胡  
象白者  
國家之  
象可盡  
言乎  
鯤曰君  
等可深  
藏矣

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眾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勲，伴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鯤尋卒。時年四十二。子尚，別有

傳

胡母輔之 子謙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人也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

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本兵家子，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送屬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百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百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尼。曰：昔楚人亾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

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死。

### 羊曼 弟聃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任達類。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郟鑿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代阮孚爲

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餼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鎖伯。蓋擬古之四凶。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  
臥令還大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  
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君子仁愛  
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  
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  
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  
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輔之時  
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

因閒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  
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  
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  
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相彛阮孚散  
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  
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  
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  
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史臣曰莊生放達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  
位懷其道術則顧箴王公砥疇兼車鳴鳶吞腐以

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林  
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  
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壘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  
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  
主有嘉名至於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  
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  
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稽琴絕響阮氣  
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  
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

庾峻 子敬

庾峻字山甫潁川人也少好學有才思時重莊老而  
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  
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  
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武帝踐祚拜諫議大夫常侍  
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徃反  
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文  
多不載 子敬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  
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觴寄通  
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

同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參東海王越軍事時越府多僑異數在其中常自袖手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數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為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數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數更器嶠目嶠森如千丈松雖礪柯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

時人目  
數善於

托大長  
於自藏

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間於數而數乃頽然已醉憤墜機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

莊子道  
還篇諸

名賢所  
可鑄味  
而不能  
援理於  
郭向之  
外支道  
林在自  
馬寺卓  
然標新  
理於二  
家之表  
立異義  
於衆賢  
之外皆  
是諸名  
賢尋味  
之所不  
得後遂  
用支理  
見世

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爲太傳主  
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  
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  
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  
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  
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  
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  
也

### 庾純

庾純字謀甫峻弟也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歷河南  
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數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  
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  
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是以來後  
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  
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  
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  
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  
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  
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上表自劾遂免官

西曹掾劉斌議以爲由醉得罪宜蒙哀察帝乃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今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平乎時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庭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聞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自表就帝。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相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璆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歛。不修沐浴。不造親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卒年六十八。子方回遵其遺命焉。

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人也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長世短禍福舛錯休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以明天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思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象物制器以存時用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臣以爲宜如所奏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

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 束皙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  
曹志魏陳思王植之子晉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向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請歸尋  
 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皙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皙為掾轉

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亾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皙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

晉書束皙傳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  
曹志魏陳思王植之子晉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向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請歸尋  
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所作以先王名高是以假託帝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齊  
不音浮人姓也



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晷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晷。晷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閒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斯固有晉之高人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亾之機矣。摯虞束晷。詳覽載籍。多識舊章。早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旣厄於從理。晷乃年位不充。嗟夫。

###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亾。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塋。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武帝問詵曰。卿自

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華譚 表甫附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鄰里所重。太康中舉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迷，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有如此才，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亾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

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羗，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亾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亾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遷廬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

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  
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  
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  
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  
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亾矣太興初轉祕書監自負  
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  
牛毛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  
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  
稱善戴若思弟邈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  
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  
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  
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

淮南袁甫字公甫亦

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  
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  
有能有不能譬緇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  
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蓍是以黃霸馳名於州  
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  
善之除松滋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  
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  
是吳人夫亾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

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巴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

陸機 弟雲 雲弟軌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羨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著作郎范陽盧志於眾中間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瑛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

世說云 七衛正 色口我 父祖名 播海內 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議

者疑二

謝公以此定之

見世

盧充家

西二十

里有崔

少府粟

充出獵

逐一鹿

忽見一

里門如

府舍曰

少府府

也充便

進展姓

名籍曰

近得尊

府君書

為君索

小女婚

故相廷

耳已女

有娠送

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  
 簡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  
 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齊王冏既矜  
 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  
 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  
 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謂  
 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  
 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河北  
 大都督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  
 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  
 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  
 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  
 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  
 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  
 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  
 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  
 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  
 超竝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  
 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

晉書

卷之三

三

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致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帻。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蔡司徒  
謫在洛  
見陸機  
兄弟住  
參佐解  
中士龍  
爲人文  
弱可愛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

十衡長  
七尺餘  
聲作鍾  
聲言多  
忼慨  
見世說

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  
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  
是嘗著縗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  
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  
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  
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  
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出補浚儀令到  
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  
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  
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  
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雲乃去  
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愛才好士多所  
貢達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晚節政衰雲屢以  
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曰  
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  
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  
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  
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

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  
時年四十二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  
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  
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  
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  
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參軍孫惠  
與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閭朝一旦湮滅道  
業淪喪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  
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  
弟枉害罪狀穎云

制曰陸機陸雲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  
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  
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  
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析霜開一緒連文則  
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  
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屬吳祚傾基金  
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  
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  
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



機祖父  
世爲吳  
將鎮西  
陵機戰  
敗河橋

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然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觀機雲之行已也。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幼有盛才。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久之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後爲野王令。政清務閒。優遊多暇。作昆弟誥。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亾之理。

潘岳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也。父芘琅，瑯琊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謚，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輜和嶠刺促，不得休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諛辭多，不錄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

王隱晉書云潘岳內非之作此謚而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恥是言

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俟  
 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賦焉初芑為瑯  
 琊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  
 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  
 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  
 崇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  
 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  
 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美姿儀辭藻

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  
 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  
 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  
 正文名世正叔與岳俱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閒雅博  
 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  
 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  
 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為權論  
 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

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弟協字景陽少有雋才

與載齊名累遷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

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

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爲工協弟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

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

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

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蓬山

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然其挾彈盈果

拜塵趨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

履危居正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

謂王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

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景陽摘光玉府棣萼相輝

泊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七命騰騰精工  
代所  
奇文多  
不載  
二陸  
張寶侯  
尼岳晉  
代文章  
之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書算卷之五終

竹書算

卷之五

五

晉書纂卷之六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  
嶷然稀言江應元時關隴屢爲氐羗所擾統深惟四  
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畧曰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以其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故禹平  
九土西戎卽敘漢徙羗關中與華人雜處數歲後族

類蕃息害起肘腋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

蔓當今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統上書諫陳五事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收付河南洛陽獄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統由是得免東海王越爲充

州教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郟鑿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孫楚 孫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旣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決遂湮廢

積年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潛于重泉或仰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楚詩云  
時道不  
停日月  
電流神  
爽登遐  
忽已一  
周禮制  
有叙告  
除靈在  
臨祠感  
痛中心  
若抽

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  
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  
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  
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子纂

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  
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  
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  
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  
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

許詢好  
遊山水  
而體便  
登陟時  
人云許  
非徒有  
勝情實  
有濟務  
之具

王文度  
與林法  
師詩八  
公理毋  
欲小屈  
師法  
如着

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  
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綽或愛綽才藻  
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  
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  
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  
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  
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  
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  
羽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  
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時大司馬相温欲經

至在荆  
棘中觸  
地柱關

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  
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竝知不可莫敢先諫綽  
乃上疏桓温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  
人家國事邪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君之  
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楚管與  
鄉人部  
奕心爭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  
其冠徒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逮愍懷廢徙冒禁  
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孫楚超然出類見  
知武子誠無媿色而負才誕傲茂苞忿奕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盖自取矣綽名顯中  
與無忝爾祖直論辭都不借元子有匪躬之節豈  
徒文雅而已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  
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  
愚客以私財殯塋服喪三年列楯松栢禮畢乃還一  
州以為美談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簡猛士以  
濟武功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  
史揚欣失羗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  
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

元子温  
字

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鬻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亾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遇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隆到武威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

平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人也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亾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八九地之下女出九天之上奮旣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駿雖銜之而不能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羽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

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凡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吳亾彥始歸降帝嘗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亾國者何也瑩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亾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亾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彥爲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等竝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意乃解

周處 子玘 札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

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可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疆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

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子玘，立

知名。玘字宣佩，疆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閉門潔已，不妄交游，名重一方。玘三定江南，開復王

略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

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

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

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乃陰謀誅諸執政。後

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

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

耳。勰常緘父言，欲起兵以討王導。刁協爲名時，札以

玘平石  
水斬陳  
敏討錢  
瑜故云  
三定江  
南

諸儉指  
王導刁  
協輩以  
平日輕

疾豷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總知札不同  
 不敢發兵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王  
 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  
 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筵吳興內  
 史筵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次兄子勰烏程  
 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  
 深忌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  
 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時人多信  
 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讖當王敦遂誣札及  
 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盡殺札兄弟子札性貪財  
 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  
 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敝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  
 莫為之用

周訪 孫虓 訪子光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  
 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少沉毅謙而能讓周窮振乏  
 家無餘財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  
 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  
 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  
 散走而自題於帝帝不之罪以訪為尋陽太守命訪



與諸軍共征杜弢於時賊率杜曾聚兵數萬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

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久之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實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

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  
欲宣力中原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  
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  
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  
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獄功名略同但陶得  
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卒年六  
十一  
孫虓字孟威少有節操領梓潼太守寧康  
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虓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  
水將抵江陵爲堅將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  
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  
節於此母子獲全繁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  
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人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  
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  
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大羊相  
羣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  
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  
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  
後與堅兄子苟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  
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添身吞炭不念忠節况虓  
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

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  
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  
屈於前丁彥遠繫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  
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訪子光少有父風年十

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  
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尋陽太守及敦  
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  
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  
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  
錢鳳作賊衆竝愕然其夕衆散錢鳳上書於闕廬洲

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  
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  
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  
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  
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  
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  
張翹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  
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爲西域戊巳

衛恒作  
草書勢

校尉長史同郡張勃特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  
 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靖與尚書令衛  
 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  
 不能及靖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  
 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太安末河間王顥舉  
 兵向洛陽拜靖遊擊將軍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  
 而卒靖作草書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  
 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  
 焉靖有五子少子緄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  
 緄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不足污吾兒也嘗報  
 兄雙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懷帝蒙塵與閭鼎立  
 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劉曜復率眾入  
 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  
 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  
 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  
 天子趣保緄以保必逞欲乃止時自長安以西不復  
 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  
 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緄曰漢陵中  
 物何乃多邪緄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  
 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

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眾圍京城。絀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絀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絀以車騎儀同萬戶。部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絀所說。然。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絀隨帝至平陽。縣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周浚 子嵩 從弟馥 成公簡附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隨王渾伐吳。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

嵩兄顛  
爲吏部  
尚書在  
省內夜  
疾危急  
時刁協  
營救備  
親好之

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渾曰受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間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渾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卽諫止渾渾不能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固當舉信義以相向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子顛嵩顛別有傳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卽位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王導等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雖陛下

至尚狼  
獺來刁  
對之大  
注說伯  
仁昨危  
急之狀  
驚手批  
之刁爲  
辟易干  
戶側既  
前都不  
問病直  
云君在  
中朝與  
和長輿  
齊名那  
與佞人  
刁協有  
世說  
見

有天人會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  
業雖建羯寇未梟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  
后不反正委任推轂之日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  
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  
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疏奏帝感悟故導等  
獲全王敦既害顛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  
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  
害用爲從事中郎乃密使妖人李脫誣嵩遂害之嵩  
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馥字祖宣浚從  
弟也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

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  
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  
遷都壽春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  
召馥馥不肯行越密旨圖馥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  
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  
日而馥衆潰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  
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  
反譚對曰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  
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  
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

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出據方嶽而高畧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

成公簡字宗舒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人也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討之命晞爲前鋒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遺都下親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讐耻甚德之引



所謂殺  
人多矣  
能無反  
乎

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  
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  
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越以爲然  
乃遷晞青州刺史晞乃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  
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  
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  
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晞  
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  
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遠西閭  
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  
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六百之數當危難之機  
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閹亨美士奈何無罪  
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閹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  
罵我左右爲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  
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願明公且置  
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  
用石勒襲晞殺之弟純亦遇害

劉喬 孫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  
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

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床何獨加敬於紹罔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孫柳柳字叔惠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

劉琨 兄輿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

以雄豪著名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世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

通遊于貴勢現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于  
預琨政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諫琨除  
潤琨不納潤因譖令狐盛于琨琨不之察便殺之琨  
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  
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于泥奔于劉聰具  
言虛實聰乘虛襲晉陽現父母並遇害琨志在復讐  
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卽位拜琨都  
督并與幽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  
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之  
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期討石勒歃血載書

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  
進乃沮其計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  
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  
禮之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  
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北府小城不之知也  
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  
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  
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  
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  
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

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莫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于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中有懸壁，本是荆山球。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輻。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鬯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

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琨旣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

晉書卷之六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兄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輿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虓鎮鄴以輿爲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銜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越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

祖逖 兄納

人權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欸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兄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現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元帝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

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談曰晉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時石季龍領兵掠豫州住西臺逖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

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逃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屢敗勒兵勒鎮戍歸附者甚多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逃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逃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逃母墓因與逃書求通使交

市逃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異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逃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遂感激發病先是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逃弟約代領其衆約別

有傳述兄納

納字士言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

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

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可修著一代之典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是納始也初弟約與述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旣閒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



日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  
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  
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  
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必須  
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  
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  
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  
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  
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  
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  
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著  
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  
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  
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  
流亡遁縈居蠹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  
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其才並騰英氣遇時  
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  
勁勵其貞操并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  
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

祚晉方啓戎心越石推心異類竟終幽圜痛哉士  
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  
招惜矣

王導 子悅 恬 孫珣 珉 謚

瑯琊派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  
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  
志氣將相之器也時元帝為瑯邪王與導素相親善  
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  
相器重契同友執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  
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

導賓安  
數百人  
並加露  
接人人  
有悅色  
惟臨海  
一人姓  
任及數  
胡人為  
未洽公

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  
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  
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  
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  
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  
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  
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  
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  
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  
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

因過任 邊云君 出臨海 便無復 人任大 喜復過 胡人前 彈指云 蘭蘭蘭 同笑四 坐並懂 ○丞相 主簿欲 檢校帳 下公語 云欲與 周旋無 爲知人 几案間

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

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剋已勵節匡主寧邦

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晉國

既建以導爲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

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若此將何

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

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

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

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

事見世說

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干時軍旅

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勸設庠序擇朝臣子弟並入

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帝納之及帝登尊

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

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後劉隗用

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

與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

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

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

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

許侍中 璩顧司 空和俱 丞相從 至水滸 許處悉 相便 使人 帳眠顧 至曉回 轉不得 快然 上床便

昭堂大  
軒丞相  
顧諸客  
曰此中  
亦難得  
眠處

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初帝愛瑯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稱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王敦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敦平，進封始興郡公。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

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

導并司  
空和廷  
尉作兩  
髻為裙  
策杖路  
邊窺之  
嘆曰人  
言阿龍  
超阿龍  
故自起  
不覺至  
慶門阿  
龍導小  
字

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  
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進位太  
傅又拜司空丞相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  
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  
導恐妾被辱遠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  
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  
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  
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  
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  
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憾是同悠悠之

導過江  
左止道  
聲無哀  
樂養生  
言盡意  
三理而  
已然宛  
轉關生  
無所不  
人見  
世說  
洽于諸  
子中最  
知名而  
洽二子  
珣珉尤

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  
第復何懼哉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  
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  
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  
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  
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  
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中興名臣莫  
與爲比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  
悅字長豫弱冠  
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  
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

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歷中書侍郎先導率  
 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  
 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  
 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  
 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  
 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  
 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  
 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  
 母曹氏襪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嘗所送  
 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

珣為桓  
 宜武主  
 鍾公甚  
 欲其人  
 地為一  
 府之望

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  
 色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  
 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  
 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  
 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為中興第  
 一  
 珣字元琳導子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玄為  
 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  
 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溫經畧中  
 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  
 其面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

初見失儀賓客

即相貶

笑公曰

不然觀其情貌

必自不

凡後因

月朝公

于內走

馬直出

突之左

右皆宕

什而王

不動名

價於是

大重

見世說

○王珣

疾臨困

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

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

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

于帝及王國寶自媚于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

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

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

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

用事謀黜舊臣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

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

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于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

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

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餓胡廣珣曰王陵

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

殺珣等僅而得免歲餘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

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

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

也弟珉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

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

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

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

父名德

以無年

王洽

之父也

六卒珣

意以其

過垣之  
而無年  
故致此  
論武同  
導孫謚

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謚字稚遠劭之子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大原王綏齊名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以謚錄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伏誅謚從弟謙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

及于陳  
云淮流  
寔竭王  
氏人物  
殆盡

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即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裕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中原蕩覆江左嗣興非少康之祀夏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精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滅開設學校爰立章程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胎刀表  
祥筮水  
流慶

夫蕭曹弼漢奭望匡周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  
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  
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  
瑀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慚劉毅之徵璽  
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晉書纂卷之六終

兩晉南北合纂

卷七之六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藏

晉書纂卷之七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劉弘

弘有羊杜之風

劉弘字和季沛國人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都督荊州諸軍事累戰破昌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今張昌未擒益梁蕭

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颺風駭蕩則滄海橫波  
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卽梟其首敢引覆  
餽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慰諭焉時荆部守宰多闕  
弘請補選帝從之弘廼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  
者所稱弘以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  
陽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  
陟爲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若必姻親然  
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乎乃表  
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  
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

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復  
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  
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  
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  
中酒聽事酒撰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  
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  
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  
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  
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  
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

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嘆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時陶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

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闖境弘每有與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

陶侃 兄子興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侃早孤貧鄱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事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

范逵投侃宿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留客吾自爲

計湛頭髮委地  
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  
所諸屋柱悉割半為薪  
劉諸薦以為馬  
草遠深愧其厚  
意及洛遂稱之  
於顧榮諸人  
獲美譽見世說

督郵有能名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  
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  
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眾咸服其義  
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  
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  
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  
華後與語異之伏波將軍孫秀此非趙王倫黨孫秀以亡國支  
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  
人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  
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吏部郎溫

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  
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會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  
官辟侃為南蠻長史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  
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為江夏太  
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後以母憂去職常  
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  
之服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  
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  
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

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時周顛爲荊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

爲荊州刺史。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遂與曾舉兵反，徑向武昌。侃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弢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

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  
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  
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  
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既達豫  
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廣州在  
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  
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  
力皆此類也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  
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于吏職終日斂膝  
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  
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  
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  
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  
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搏博之具悉投  
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樛菹者牧豬奴戲耳老莊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  
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  
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陪若非理得  
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常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日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赴局。嶠固請之。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都督李陽步將彭世殺

峻于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詐也。默尋遣使送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

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欲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初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戊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薨年七十六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管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

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郡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婆正坐諸君

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掖猶痛又常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若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

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裏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兄子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楛棹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以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弼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禋於稽之實際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溫嶠

嶠姑劉氏一女

其有姿

蕙屬公

亂婚公

密有自

婚意答

云佳婿

難得但

如嶠比

云何姑

云何故

希汝少

日公報

始云已

竟得婿

身名官

盡不減

嶠因下

玉鏡臺

一枚既

婚交禮

女以手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

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

從母也琨深禮之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

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

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

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

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

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

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

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

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

器而嘉焉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

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

求反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

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

之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

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

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

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

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慕

所傳 征劉聰 司馬北 劉越石 臺嶠為 如所上 老奴果 固疑是 笑曰吾 撫掌大 披紗扇 女以手 婚交禮 一枚既 玉鏡臺

王敦有廢明帝意實察益坐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

所說須與溫來敦便奪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考

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帝文王雖盛臣節不墮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垂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敦不納嶠知其

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閭復入如是再三然後

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舍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敗之車平進號前將軍帝疾篤嶠與王導等同受顧命鎮武昌

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痛相對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嶠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

邦之倍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刳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嘔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

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諸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功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由是侃激勵。遂率所

峻殺侃  
于瞻



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膽塗地嶠

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朝議將留輔政嶠

世論嶠是過江第一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將盡之物第一

間溫堂  
失色  
嶠少時  
雙山作  
客標前  
物無  
得及  
大  
日  
時  
即  
然  
選  
數  
俱  
說

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  
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  
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毀犀角而照之須臾見  
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  
人謂已日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  
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  
十二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郗音隙

郗鑒字道徽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  
詠不倦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

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  
不染逆節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  
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  
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  
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  
難于魯之嶧山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兗州  
諸軍事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  
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  
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  
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

武秋名  
齊嘗良

風坐疏  
日臣猶  
與牛見  
月而喘

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師時議者以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

却惜信  
道甚精  
勤常患  
殿內惡  
諸醫不  
可療聞

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敦平封高平侯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復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子愔字方回少不交競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大司馬桓溫以愔都督徐

三十一

于法開有名往

迎之既來便脉

所患正

是精進

大設所

致且與

一湯服

即大下

數段許

紙如拳

大剖看

乃先所

服符也

見世

說

晉書方

技傳法

術

開善醫

術

究諸軍事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用其  
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固辭解職

子超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  
存勝拔情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情又好聚斂積錢數

千萬常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  
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為參軍溫英氣

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  
亦深自結納時王恂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

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恂短故  
也時惜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

兵可用深不欲情居之而情暗于事機遣牋詣溫欲  
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

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  
情為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

謝安與王坦之常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  
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

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  
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

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  
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否溫曰

謝安云  
賢聖去  
人其間  
亦適子

始未之  
許安樂  
曰若邪  
超而此  
語必不  
至河漢  
說見世

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謝安常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年四十二先惜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住反密計惜於是大怒曰

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惜常躡屣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惜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惜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雋甚相知賞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太真性履

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狹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方回踵武奕世登台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趙王倫篡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

初既委  
身越王  
倫今又  
委身陳  
敏

醒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揚彥明書曰吾爲齊王  
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遂  
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阻兵據州收禮豪桀有孫氏  
鼎峙之計假榮丹陽內史榮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  
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將軍懷神武之略  
有孫吳之能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蒿芥之恨  
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  
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  
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  
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敗必矣而吾等

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  
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  
不圖之卓從之潛謀起兵攻敏事平還吳元帝鎮江  
東以榮爲軍司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時帝所幸鄭貴  
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諫曰當今衰季之末天  
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  
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  
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  
問訊願冲虛納下廣延僑彥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  
耻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

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揚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旣而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賀循 楊方附

賀循字彥先，會稽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忝備近親，謬荷寵位，餐服玄風，景羨高矩。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帝旣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君侯。豈得讓勞居逸？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已。乃



舉疾至廷尉張闔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聞而據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大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時尙書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及帝踐位有司奏瑯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循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

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  
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世衰  
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  
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  
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  
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猷畝足下志隆此業  
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方自以地  
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閒居著述王從之補  
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吳越春秋并雜文  
行於世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  
庶績顧榮賀循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  
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而循  
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  
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 伯訥 訥子疇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  
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  
之帝下令曰自今以後宜爲其防廬江太守梁龕明

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隗奏曰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懲喪紀之禮宜肅請免龕官從之參軍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名禁錮終身阮抗剖符東藩舉頑用囂請免抗官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作法將來請追除挺名錄妾還本顯証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隗劾奏文致甚苦事

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令史淳于伯而血流隗又奏曰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今伯冤冤哭於幽都訢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刑殺失中妖青並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請皆免官隗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今大賊未滅中原鼎

沸欲與足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

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

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奔

隗人 不貧亦 復失身 石勒耶

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 隗伯父訥字令言有

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大鮮明

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

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 子疇字王喬

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鳴壁賈胡百數欲害之

吹茄退 賊昔有 劉現今 有劉疇

疇無懼色援茄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

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為閩鼎所

殺司空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

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

不獨拜公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刁協 子彞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也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中興

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

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

協曾孫  
龐字淑  
和初劉  
裕徵時  
負社錢  
一萬違  
時不還  
離從父

達執而  
徵焉後  
裕以嫌  
誅刁氏  
龐亦嫌  
與及嫌  
滅歸根  
明元問  
曰縛劉  
裕者於  
卿親此  
應曰伯  
父帝笑  
曰劉裕  
女子當  
應憚卿  
於是假  
將軍

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  
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及王敦  
構逆上疏罪協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  
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  
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  
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  
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于敦帝痛協  
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協以出奔不蒙追贈  
協子彞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協不能抗節殞身出

奔遇害義不可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  
夫蔡謨與冰書曰刁令位亞三司若先壽終不失員  
外散騎之例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此為一人  
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  
厲為臣之節乎若以善柔得眾而刁令龐剛多怨若  
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  
助寒門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追贈本官  
子彞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彞斬讐人黨以首  
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子達等  
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

史稱刁  
間以僮  
奴致富  
協後子  
姓殷富  
奴客縱  
橫且其  
苗裔

數千人餘資稱是劉裕起皆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  
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  
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  
之以濟焉

###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  
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  
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  
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  
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

時王山  
于坐諫  
敦曰濟  
濟多士  
文王以  
寧安可  
戮諸名  
士以自

機薦之於趙王倫曰戴若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誠  
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  
軌驥驟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倫乃辟之不就元  
帝召為征西將軍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王  
師敗績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  
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  
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  
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  
呂猗昔為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為尚書惡  
其為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顛戴若思皆

至生敦  
天怒欲  
斬嶠賴  
謝鯤以  
免嶠王  
湛族子

謝幼與  
周顛  
曰類  
社樹遠  
望之峨  
峨拂青  
天就而  
視之其  
根則羣  
狐所託  
聚洞而  
已答曰

技條拂  
青天不  
以為高  
羣狐亂  
其下不  
以為蜀  
聚之  
微避之  
所保何  
足自憐  
說見世

庚亮造  
顛顛曰

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  
有再舉之患敦以為然收若思而害之四海之士莫  
不痛惜焉

周顛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  
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  
見顛嘆曰汝賴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  
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  
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顛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  
其才辯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

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讌羣公于西堂酒酣從  
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  
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  
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顛曰近日之  
罪固知不至于死尚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  
荒醉失儀為有司所奏詔曰顛參副朝右職掌銓衡  
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  
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初顛以雅望獲海內  
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  
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顛在中朝

君何所  
飲酒不  
忘思東  
曰君等  
何所  
快而  
得而  
吾無  
受  
清  
爽  
日  
去  
見  
說

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  
 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顛  
 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  
 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  
 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  
 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  
 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  
 亦不以爲忤又于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  
 邪顛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顛奉  
 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  
 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  
 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  
 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  
 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凌虐天下神祇  
 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  
 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  
 流涕遂于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顛之死也敦坐有  
 一參軍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今  
 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



曰伯仁總角于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

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人家富于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異焉弱冠知名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于

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莫不歎之。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 下壺

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下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明帝不豫。壺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其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痾耳若下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峴當敢爾邪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

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  
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  
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且  
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須  
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  
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峻果稱兵壺與諸軍距擊  
不能禁賊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眡肝見父沒相  
隨赴賊同時見害眡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  
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  
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  
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  
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劉超 鍾雅附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  
侍左右遂從渡江專掌文檄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  
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  
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  
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  
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

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爲義興太守帝崩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及蘇峻謀逆王師敗績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

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

鍾雅字彥胄潁川人明帝崩遷御

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伎雅劾奏曰臣聞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蘇峻之難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

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並爲賊所害

史臣曰下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于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濶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書目

卷之八

卷之二 曾何氏云

吳漢海雙子攝高淋亦撰脫恭音息錄之以取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書纂卷之八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孫惠

孫惠字德施富陽人惠口訥好學有才識齊王冏辟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參軍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



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因  
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  
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邁茲厄運伏惟  
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  
四王齊聖仁明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  
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  
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武視東夏之藩龍  
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有勁吳銳卒之  
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  
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夫心火傾移喪亂  
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  
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  
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  
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  
之士含奇謨于朱唇握神策于玉掌逍遙川嶽之上  
以俟真人之求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天值  
此衰運跋涉荆棘櫛風沐雨思以管穴毗佐大猷伏  
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明公指麾則  
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  
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

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于糞壤，形骸捐于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嚶嚶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惟君裁之。越省書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

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顏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

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中郎袁琇薦顏于元帝顏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葵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如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顏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

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  
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  
乃行者皆免官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  
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  
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  
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  
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  
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  
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  
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  
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  
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  
曰君能活我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人皆持長竿  
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相當得一物  
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  
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  
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  
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

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  
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荳三斗繞主人宅散之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  
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  
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  
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  
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  
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  
灰色卑脚脚類象習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  
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  
卦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  
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  
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  
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  
神不悅曰此是邾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  
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  
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  
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  
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  
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

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時陰陽錯亂而刑獄繁興璞上疏畧曰陛下卽位以來雖躬綜萬機勞逾日且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

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

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不取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墓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是時潁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王敦所重未幾而歿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璞嘗爲人墓。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郭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搆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



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  
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  
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  
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嘆恨及帝崩何克改  
元爲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  
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  
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  
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  
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  
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

葛洪

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  
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  
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  
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  
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  
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  
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  
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

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瞻太安中石冰作亂洪爲將兵破之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自序云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函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蹟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緜緜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藁文雅于西

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探策定數  
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倅寵於遐篆而官微  
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  
之累也若乃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自可居常待終  
頽心委運何至啗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  
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  
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  
師老而忘倦細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  
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  
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 子彬 蘇 亮弟惺 冰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性好  
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  
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元帝爲鎮東時聞  
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  
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中興初侍講東宮時帝  
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  
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  
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  
規賢於裴頴遠矣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

亮與諸弟入是  
欲住亭  
中諸弟  
先上見  
奉小滿  
屋卻無  
相遊意  
亮氣仗  
始入門  
諸客  
其神  
時  
世說

日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先帝眷同國士申以婚姻  
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  
位超先達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復以臣領中書臣  
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  
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  
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往代成鑒可爲寒心以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雖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  
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帝納其言而止復代  
王導爲中書監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  
南頓王宗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  
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  
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  
遂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  
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  
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  
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  
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亮知蘇  
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皆不納峻

晉書卷之八  
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  
舉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  
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乘勝至于京都亮乘  
小船西奔亂兵相制掠亮左右射賊誤中舵工應弦  
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  
著賊衆心乃安亮南奔溫嶠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  
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  
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  
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一今心反見求聊便  
談宴終日亮噉葷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

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  
才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反爲所敗亮送節  
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  
宜數耳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  
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  
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哽噎泥首謝罪乞  
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  
舅之責也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  
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豫州刺史鎮蕪湖頃之  
後將軍郭默叛亮會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

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  
 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擣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  
 辭不受侃薨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  
 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  
 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  
 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  
 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授毛寶精兵一萬戍邾城  
 會寇陷邾城夏慨發疾薨時年五十二亮將葬何充  
 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  
 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利于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

馬白額  
 的盧  
 者名  
 的盧奴

未客死  
 主乘棄

市  
 竺法深

曰庚元  
 規因名

士胸中  
 則棘

斗許  
 劉遵祖

少為殷  
 中軍所

知稱之  
 於亮亮

忻然便  
 取為佐

既見劉  
 爾日殊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  
 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  
 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子彬年數歲雅量過人初亮風儀舉止時疑以  
 為假及彬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  
 嶠嘗憚楷坦之彬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至於  
 此論者謂不減亮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蘇峻之  
 亂遇害  
 彬弟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  
 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翼翼甚奇之道季嘗云廉

不稱遂  
名之為

羊公鶴  
昔羊叔

子有鶴  
善舞常

向容稱  
之容試

使驅來  
能馳而

不肯舞  
故稱比

之  
王導嘗

夏月看  
庚冰冰

正料事  
導云暑

可小簡  
之

公之遺  
事天下

亦未以  
為允

蘇峻亂  
庚冰時

為吳郡  
單身奔

亡賴郡  
卒以免

後冰欲  
報卒卒

曰出自  
斷下無

所後須  
少苦執

鞭恒患  
不得快

飲酒使  
其酒足

頗蘭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如有生氣曹蜍李

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

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亮弟懌字叔預少以通

簡為兄亮所稱遷豫州刺史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

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

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

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

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

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

而卒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

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

之寶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亮既固辭不入眾望歸

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

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

頗任感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

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是下宜盡消禦之

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勸盡人事耳成帝疾篤

時有妄為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

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眾心乃定冰天

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

餘年畢  
矣冰為

起大舍  
市奴婢

使門內  
有百斛

酒終其  
身時謂

此幸非  
惟有智

且亦遠  
生見

世說  
後友得

免而希  
亦竟然

于建康  
市

世稱亮  
為

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

積世以此稱之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

三陽可以有後故子希求鎮山陽子友為東陽家于

暨陽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

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

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翼言于成帝曰桓溫

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

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及亮卒授荊州刺

史代亮鎮武昌翼以帝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

玉川子為  
元年殺

美字洪  
喬

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

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

河以南皆懷歸附先是殷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

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

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

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備以此寥庸之也既

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

大較江東之政僂僂豪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

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

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



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僭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善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不從遂違詔輒行徙鎮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晉之季世其幹

臣如劉琨周處庾翼祖逖溫嶠並志圖恢復力具勦勤乃琨錮於鮮卑周阮於仇帥翼殞於疇鬼而逖以妖星見殃嶠以牛渚示崇俱當壯盛之歲遽罹摧折之凶豈天不祥晉歟何奪之速也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隱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是以厚贈瓊瑰宰斤津要塗山在夏靡與齒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領命然其筆數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

琨夢之誅指殺

南頓王

宗

負芒謂

帝曰大

男已亂

天下

漢桓榮  
九世孫

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  
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之且戎車  
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

桓彝 子豁 冲 豁子石虔 石秀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  
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  
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顛  
所重顛嘗歎曰茂倫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于時王  
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  
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

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相  
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  
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  
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  
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王敦平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頗經變亂宜  
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遂補彝宣城内  
史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  
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按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  
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以彘之  
忠誠而  
子若孫  
並成叛  
河哉

義無晏安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彘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彘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彘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彘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彘偽降更思後舉彘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遇害初彘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彘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而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

冲温别有傳

豁字朗子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

器度但遇彘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知名子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

趨健絕倫從父在荆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悉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温入關冲為苻健所圍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其見畏如此。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于應接時人方之庾純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居華陽性放曠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子稚玉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初薨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溫薨冲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冲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己任旣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閒暇聞軍在近因不聽



屬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

國寶 忱 忱姪綏

王湛字處冲渾之弟也身長七尺八寸龍額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痴其父相獨異焉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

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是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湛又曰此馬任重

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職封內試之濟馬果  
 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  
 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痴每見濟輒調之  
 曰卿家痴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  
 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  
 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湛聞曰欲處我于季孟之間乎

子承字安期清

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  
 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  
 陽樂廣焉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竇越古  
 好學人  
 越嘗曰  
 請以上  
 五歲人  
 休吾不  
 敢休人  
 卧吾不  
 敢卧遂  
 為周成

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聞習  
 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  
 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  
 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  
 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  
 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鞫竄越以  
 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  
 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塞人懷危懼承每遇  
 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  
 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渡江名臣

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  
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  
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性沉

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  
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痴司徒王導以門第辟爲中兵  
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  
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  
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  
及耳時庾翼使武官以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

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  
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  
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今疆  
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且武昌實是江東  
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  
若移樂鄉遠在西陸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  
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若是情耶則天道玄遠鬼情  
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昔秦忌亡胡之讖周惡壓  
弧之謠歷觀古今鑒其遺事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  
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翼遂不移鎮述後爲揚



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遷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不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下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

簡文帝  
王述才

既不長  
於榮利  
又不淡  
直以直  
幸少許  
便足對  
人多多  
許見

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為當時所嘆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撥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褻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轉頭問左右去未答云已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王右軍  
周此大  
笑口使  
安期有  
此世  
世說

藍田述  
也述父  
安期

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  
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  
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簾述曰永嘉不競暫  
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  
園陵不應先事鍾簾溫竟無以奪之  
述子坦之

彫音彬

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  
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  
江彫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  
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彫遂止坦之有風格  
尤非時俗故蕩不敦世教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

談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先王  
知人情之難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  
化日用以成俗若夫莊生者其言詭譎其義恢誕故  
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  
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雖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  
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  
乎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  
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  
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

田之與  
林公絕  
不相得  
王謂林  
公說尚  
林公道  
王亦著  
感頌  
帽

徐布單  
衣挾左  
傅道郎  
唐成市  
後問足  
何物塵  
堪數  
見書說

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  
俄授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今僕射  
臣安中軍臣沖人望且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盡  
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  
此二臣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  
數引侍臣詢求謹言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  
替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且  
云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  
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心來云貧道已死罪福

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之尋亦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  
之事 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  
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  
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與道子持  
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  
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  
支妙因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  
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及弟悅卒國  
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枕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

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  
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  
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伴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  
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常於內省面  
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  
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  
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  
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帝崩安帝  
卽位國寶復事道子參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恭惡  
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國寶爲名道子

旣不能距欲委罪國寶乃收國寶付廷尉賜死以謝  
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  
下珍玩充滿其室

忱字元達國寶弟弱冠知名

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  
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  
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  
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  
眞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  
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忱  
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

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常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初王恭與忱甚有情後遇袁忱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

孝伯恭  
字忱小  
字佛大

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太傅道子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綏字彥猷坦之孫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流血洶沱俄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旣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

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  
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荀崧 子美

荀崧字景猷潁川人父頽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韶齒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  
以爲必興頽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  
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  
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  
此累遷侍中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  
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

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  
瘞母於密山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  
共定中興禮儀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五經及論  
語孝經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公羊穀梁皆省不置  
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  
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膝  
親受無不隨聲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多膏  
腴美辭以發詞經意學者好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  
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  
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于先代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美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義興太守褚裒以爲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美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崧小女灌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勵將士且戰且前得詣覽乞師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范汪 子甯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桓溫頓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溫甚恨焉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兗二州刺史桓溫北伐令

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子甯

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彌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



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蒸。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劉惔 張憑附

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宏弟潢字冲嘏。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葦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

殷中電問自然於向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僕答曰譬如鴻

水著地 正自縱 橫流漫 略無正 方員者 一時絕 嘆以為 名通 殷中軍 嘗至悛 所清言 良久殷 游辭不 已悛不 復答殷 去乃云 田舍兒 居學人 作爾餐

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悛，盛素敬服悛，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悛至濛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濛曰：詔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累遷舟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嘗與濛共行，日旡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

語信 見世說

桓溫征 還悛數 十甲也 十相節 不語直 云垂長 衣說清 言竟早

甚盛。悛辭焉。濛曰：聊以充虛，何苦辭？悛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悛嘆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悛。悛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悛曰：若不如方回，故當奴耳。桓溫常問悛，會稽王談更進邪？悛曰：極進。然故第一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悛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悛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悛言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

誰功憐 答曰晉 德靈長 功豈在 爾 見 語林 桓溫語 桓臥不 起桓等 彈彈劉 枕也進 碎床碎 問慘作 色起曰 使君如 馨地寧 可關戰 求勝桓 其有根 容

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  
帝不納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為必剋  
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  
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常薦吳郡張憑憑卒為  
美士眾以此服其知人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誄  
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  
言後綽常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常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字  
長宗祖鎮蒼梧太守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世說

解所以鎮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  
宜以子戲父及長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  
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  
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  
清言有所不通憑于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鬯彼我  
之懷 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  
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  
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嘆曰張憑勃宰為理  
窟

韓伯

韓康伯病柱杖前庭遣搖見諸謝皆富貴處隱矣路嘆曰此復何異王來時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敳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令中正不遺，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

世說 無治云 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見世說

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者矣。有人問表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推王佐，叶宜尼之遠契，玩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河規，足傳於汗簡矣。

懷祖鑒局夷遠。冲衿玉粹。坦之墻宇。凝曠逸操。金  
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  
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閣。密勿  
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  
無聞。坐升彼相。渾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竊  
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  
繡桶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房。亦  
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  
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于已紊。汪則風颺  
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權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  
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  
絕於終古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晉南北合纂 卷九之十

國家圖書館藏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天津圖書館藏 南京圖書館藏 杭州圖書館藏 廣州圖書館藏 武漢圖書館藏 長沙圖書館藏 重慶圖書館藏 成都圖書館藏 西安圖書館藏 蘭州圖書館藏 西寧圖書館藏 銀川圖書館藏 石家莊圖書館藏 太原圖書館藏 濟南圖書館藏 青島圖書館藏 煙台圖書館藏 威海圖書館藏 龍口圖書館藏 濰坊圖書館藏 周村圖書館藏 博山圖書館藏 德縣圖書館藏 滄州圖書館藏 邢臺圖書館藏 邯鄲圖書館藏 石家莊圖書館藏 唐山圖書館藏 秦皇島圖書館藏 張家口圖書館藏 承德圖書館藏 唐山圖書館藏 秦皇島圖書館藏 張家口圖書館藏 承德圖書館藏

晉書纂卷之九

諸臣傳

王允之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  
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  
鳳謀為逆允之以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  
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  
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

世說謂  
右軍非

舒初授  
會稽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倚父  
名會辭  
以父名  
朝議以  
字同音  
異于禮  
無嫌舒  
復陳末  
換他郡  
於是改  
會字為  
鄒舒不  
得已而  
行

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  
明帝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  
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力封  
番禺縣侯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  
廙性儁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  
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  
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  
及徵士皇甫方回于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及

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  
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尋病卒帝猶  
以親故深痛愍之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  
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坐相視  
盡如何 弟彬字世儒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  
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  
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  
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  
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  
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

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容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彬爲人樸素。方直之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

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旣不至。深以爲恨。彬子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累遷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于僥倖矣。遂從之。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

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怒怒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凡庸之族衆賢然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

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朝廷從之旣而長安人雷弱兒詐云殺符堅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彪之上簡文帝賤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浩大敗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

志意盡于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

以此爲言簡文甚悅。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會稽內史，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

何以過之？竟不遣，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聞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

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表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女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

故終彪之世不改營焉

虞嘯父 從兄駿

嘯父虞潭子位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時天尚溫蟹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于潭然而素行過之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情之

史臣曰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龍莞爲出納之端製蟹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陸玩 子納

陸玩字士瑤吳人也兄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吾家世不乏公矣位至光祿大夫玩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餽因而得疾與導牋曰

玩諸王  
丞相導  
容事遊  
後輒翻  
異導怪  
其如此  
玩曰公  
長民短  
臨時不  
知所言  
既後覺  
其不可  
耳見  
世說

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王導郗鑒庾

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

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

置柱梁之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

棟玩笑曰哉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

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性通雅不以名

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磨

其德宇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為

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

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

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

亦不足言後伺溫聞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

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

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椀坐客愕然納徐曰明

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

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敕中廚設精饌酣飲

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尚書將應召

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

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常欲詣納

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倅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

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  
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  
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  
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  
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 何充

充作會稽虞存弟嘗作郡主簿虞憲以充見客勞損欲白謝帝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常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傷人皆為之不

客使釋可漏奇作白成以貝寒見存時為上佐食竟取管題白事後云若得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譽於是止見世說  
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充即王導妻之姊子故少與導善嘗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耳後王導與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惟緝社稷無虞矣及導薨與庾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今



瑯邪踐祚如孺子何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

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

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

色俄而帝疾篤冰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

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甚恨

之後冰弟翼臨終表以子爰之行荊州刺史于時論

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

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

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

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

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温英略過人有吏

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背避

温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温足能制之諸君勿

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爭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

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

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

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

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

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

王濛劉

慎與林

公共詰

充充看

文書不

顧之王

曰望卿

擁撥常

務應對

玄言那

得方低

頭看此

充口我

不肯此

卿等何

以得存

諸人以

為注

見上說

語林曰

阮光祿

聞何次

道為宰

相嘆曰  
我當何  
處生活  
○充所  
雖庸雜  
以此損  
名見晉  
陽秋

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是郗愔及弟曇奉  
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  
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  
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 蔡謨 父克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也父克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  
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  
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  
此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  
山簡常與瑯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

子尼克  
字也

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  
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  
稱多士瑯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  
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  
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  
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  
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  
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謨弱冠察  
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成帝遣使拜太傅司空壺城王  
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

詩曰浩  
此世果  
有山桑  
上收

猶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族先帝  
多才多藝聊畫此像今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  
巍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  
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作頌於義  
有疑焉於是遂寢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石季  
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  
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  
何哉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  
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  
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

王濛劉  
恢等語

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謂  
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皇太  
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

蔡語良  
久乃問

所執穆帝臨軒遣侍中徵謨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

蔡曰公  
自言何

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勑問左右曰所

如夷甫  
答曰身

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斃皇

不如曰  
公何處

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

不如答  
曰夷甫

以常疾久適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

無君輩  
客見

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

世說

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

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詔免爲庶人謨初渡江見彭璆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冷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猶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瑯邪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爲瑯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

恢女即  
庾亮子  
彬之妻  
蘇峻之  
亂彬遇  
害女將  
改適恢  
與亮書  
及之亮  
答曰賢  
女尚少  
固其宜  
也感念  
亡兒若

葛清。元帝時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恢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贈恢秩中二千石。恢有女，既寡，誓不復重出。恢既許江彪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江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後在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入宿，恒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江乃詐厭，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

在初沒

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 殷浩

洪喬神  
介立矣  
乃在推  
恭病其  
私累口  
滋且云  
荆州二  
十郡惟  
殷長沙  
最惡何  
王仲祖  
劉直長  
造浩所  
談談竟  
俱載去

殷浩字深源，陳郡人也。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功焉。猥蒙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容卿有功邪？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

劉謂王曰深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王謝與劉真長俱至丹陽慕所為浩浩殊有確然之志王謝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深源不起邪見世

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標令名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和浩固辭不起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

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

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遂參綜朝權王羲之密說浩令與桓溫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于是以浩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青兗徐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後進軍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

名而每心競。溫常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至是溫與人曰。少時吾與浩同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憾。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更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將去。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

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浩卒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詔追復浩本官。

悅

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時人咸稱之。又浩軍鋒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常有二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故浩委焉。

史臣曰。殷浩清微雅量。衆議攸歸。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

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

孔愉 從子坦 從弟嚴 羣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也年十三而孤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常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端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蘇峻反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後王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爲導所銜後出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從子坦字君平少方直



有雅望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遷尙書郎時  
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  
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極鯨而  
與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污宮  
渚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  
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屬蘇峻  
反坦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  
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  
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不許行峻遂破姑熟  
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

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  
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  
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  
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  
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王導庾亮並欲用坦  
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  
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床共奉  
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旣有艱難則以微臣  
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去導等亦止

成帝每幸丞相王道守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于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常從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斃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是宿昔之所味詠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

孔巖字彭祖愉族弟也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殷浩臨揚州請巖爲別駕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于閩外巖言于

指降人  
逃竄也  
已裹果  
反

浩曰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  
 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  
 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  
 平濟天下。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  
 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  
 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  
 石頭時。匡術有寵于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  
 于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  
 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

平王導保有術。常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  
 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  
 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  
 導常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  
 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常與親友書云。今  
 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麴糵事。其耽湎如此。

史臣曰。孔愉父子。咸以篠簞之材。邀締構之運策。  
 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  
 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  
 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

謝尚

王劉謝  
宴于桓  
子野家  
尚往尚  
書墓墓  
後三日  
反哭諸  
人要之  
便回駕  
諸人門  
外迎之  
把臂便  
下裁得  
脫情著  
帽酣宴  
半坐乃  
覺未脫  
衣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常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嘆異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椽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雉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

書即前  
哀  
桓大司  
馬曰諸  
君莫輕  
道仁祖  
企脚北  
窓下彈  
琵琶故  
自有天  
際真人  
想俱  
見世說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誦如此。時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常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鎮壽陽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

謝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年四歲譙郡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

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  
 修日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為來逼人王導  
 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  
 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  
 文累辟召不起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澹谷悠然  
 嘆曰此亦伯夷何遠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  
 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  
 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  
 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  
 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

孫長樂兄弟就

謝公宿言至款

雅劉夫

人壁後

聽之具

謝其語

安問昨

客何似

劉對曰

云死門

未有如

此賓容

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  
 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  
 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  
 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  
 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  
 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不  
 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

見世說

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安始就桓公  
司馬于時人有餉溫藥中有遠志桓取以問安此藥  
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兩稱安未答時郝隆在坐應  
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  
色溫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簡文帝崩  
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行將移晉室呼安及王  
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  
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時兵廝  
連亡多  
近冀南  
滄下諸  
舫中武  
欲求一  
時搜索  
安不許  
云若不  
容置此  
輩何以  
爲京都  
說見世

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  
劣溫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  
石碎金也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  
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  
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  
過之常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  
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盱食日不暇給今  
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  
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

賭墅乃張玄非謝玄

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兄子玄等應機征討堅後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玄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

謝道公 桓恭坐 桓鼻顧 孫便自 有寢處 山澤間 儀見 世說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替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之徒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

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  
江道懷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  
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  
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十六里今十六年矣白雞  
生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先是安發石頭金  
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安  
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  
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  
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  
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  
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  
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  
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常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  
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  
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  
而去 子琰琰子混字叔源初孝武帝爲晉陵公  
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  
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少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  
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



崩表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鬻。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常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和玄聞慙而止。以黨劉毅，誅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當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嘆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安兄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

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岝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吾方外司馬。奕每飲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亦無事。兵亦何所在。溫不責之。玄字幼

度，少穎悟，爲叔父。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安見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卽取焚。

玄北征  
其下振  
韓康伯  
曰此人  
好各必  
能戰玄  
聞之甚  
忿常於  
衆中厲  
色曰丈  
夫授千  
兵入死  
地以事

復云為  
名見  
世說

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于時苻堅  
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  
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  
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  
以為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  
城衆號百萬詔以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與叔父石  
從弟瑗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衆凡八萬堅進屯壽  
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  
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

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  
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  
今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  
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以精銳八  
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  
相踏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  
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  
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車儀服器械軍  
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玄以勲封康  
樂縣公疾篤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會稽內史時

遠音甲

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于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子瑒秘書郎早卒瑒子靈運嗣瑒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瑒瑒那得不生靈運始從玄征伐者戴遂處士達之弟達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常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安弟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衛矍故早有時譽常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酒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廟廊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咏自高未常撫眾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

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後自率衆援洛陽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朗字長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

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令朝士見之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長史常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嘆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表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汲云石字石奴淮肥之役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

王彪之  
燭主白  
鬚與謝  
白面  
對

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

史臣曰。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沈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志。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

康樂所  
謝玄所  
封其孫  
空運襲  
初封亦  
稱康樂

行而清羣。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于耕戰之秋。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日。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墜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徧濁典。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溫頓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 子徽之 獻之 許邁附

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辨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常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

王右軍 郗夫人

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

謂二弟 司空中

也遂以女妻之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

郗曰子 家見二

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因與浩書

謝傾筐 倒走見

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

汝輩不 平半爾

之言甚切至浩遂行里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

汝可無 煩復往

浩書曰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而喪敗至此恐

司空郗 情中

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

郎郗昂 二謝

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時東土饑荒

萬 王尚書

義之輒開倉賑貸而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

每上疏 爭之

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



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  
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  
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  
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  
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  
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  
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  
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  
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

甚  
福茂之

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  
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  
于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  
曰。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蒙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  
足之分。定之于今。當告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  
貪冒荷進。其有無適之心。而不于也。信誓之誠。有如  
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  
娛。又與道士。同遊。其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  
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



安常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見輩覺損。忻樂之趣。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一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頃東遊。還修植桑果。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

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爲得意。可勝言邪。有子七人。知名者五人。凝之亦工草隸。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常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常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

井丹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新陽侯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起左右進釐丹笑曰聞樂紉爲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不仕丹終身不仕

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常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輿而來輿盡而去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常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

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呼嗚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植之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植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植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常觀門生樗蒲曰南風

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  
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  
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  
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  
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  
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  
扶出人以此定二王神宇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  
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  
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

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  
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駢特牛甚妙經吳郡聞顧辟疆  
有名困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  
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  
人非禮也以貴騎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儻  
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安甚欽愛之請  
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獻之題榜以爲萬  
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  
誤釘之不可下乃使章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髯盡  
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肯正

章仲將  
能書魏  
明帝起  
殿欲安

榜使仲 將登岸 題之既 下頭 德之因 就見孫 勿復學 會稽郡 記日會 稽多名 山水峰 崑隆峻 吐納雲 霧松栝 楓栢摧 幹疎條 潭壑鏡 澈清流 寫江

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嘗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好遊會稽諸山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然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未幾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于官時議者以為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始義之所與共遊者 許邁字

叔玄丹陽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時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傳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

之好道之徒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與婦書告别義之造之未常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

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踪拘束若嚴家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靡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秃千鬼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

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  
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  
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  
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  
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  
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纂卷之十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桓伊

桓伊字叔夏，譙國人。苻堅南寇，與謝玄、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舫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

伊每聞  
清歌  
嗔奈何  
謝安聞  
之曰子  
野可謂  
深情  
見世說

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遂乃敕御妓奏笛。

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詔受其所上之鎧。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勇而訥口，不知書。及為將，遂以



謙恭稱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和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岍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伺爲杜曾所圍時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

### 毛寶

毛寶字碩真榮陽人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

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進、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嶠上寶爲廬江太守、賊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時、侃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

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芻糧、出其不意、使賊困、感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峻旣死、侃使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是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二萬騎攻邾城、城遂陷、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

晉書卷之七十四 四  
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寸送至東岍遂得免焉

###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除佐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

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德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

### 孫盛 子放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庾亮引爲參軍時丞相王導專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爲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案之贓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爲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較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子放字齊

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于長沙相

###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成稱良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旣博採異同遂混

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以文筆著稱桓温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

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亡何，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凱覲，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

鑿齒未三十桓  
溫便用  
為荊州  
治中  
齒謝  
云不  
明公  
州老  
事耳  
後

至都見  
簡文返  
命溫問  
見相王  
何如答  
云一生  
不暫見  
此人從  
此忤言

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下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于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 顧和

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

和與時  
賢共清  
之顧敷  
是中外  
孫年並  
七歲在  
床邊戲  
于時開  
語神情  
如不相  
屬眸子  
燈下  
兒共敘  
客主  
言都無  
遺失和  
越席而

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顓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顓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顓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常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



提其耳  
曰不意  
哀宗復  
生此寶  
說見世

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成帝以保  
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  
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于戚  
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  
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  
代之令典。帝從之。

袁山松 從弟耽

山松少有才名。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  
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  
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

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為  
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  
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殫山松歷顯位。孫恩作亂  
被害。從弟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為士  
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  
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  
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  
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  
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得探  
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于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胤難苦問謝謂表喬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表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表曰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元顯有過胤密言于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朝廷傷之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少知名累遷丹陽令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待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日帝起清暑殿于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

人張氏同濟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請雅者過半是時風俗頽敝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王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先以訪雅雅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苟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恭 弟爽

王恭字孝伯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

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嘗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起家爲佐著作郎，嘆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聘？因以疾辭。太元中，遷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宿，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

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平北將軍，鎮京口。及帝崩，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嘆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嘆矣。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因抗表誅國寶。道子收國寶，賜死，深謝愆失。恭竟被殺。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閒用兵，尤信

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髻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常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弟爽字季明疆正有志力歷黃門侍郎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立敢入者斬孝武問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恭嘗

問爽古詩中何句爲最爽未答恭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祖父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淮肥之役苻堅攻陷壽陽牢之以精卒五

女爲哀  
帝皇尸  
王葬了  
爲孝武  
皇

千距之賊步騎奔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自謂威德已著雖仗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爲耻恨因背恭歸朝廷恭旣死遂代恭爲都督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時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今君職收前朝宗戰勝亦覆族

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子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

也語畢趨出牢之自縊而死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敬宣牢之長子牢之敗與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而玄敗遂還京師拜晉陵太守

殷仲堪 浩之從姪

殷仲堪陳郡人也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

桓溫與仲堪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嘆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見世說

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寵任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荊州刺史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墓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岍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岍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岍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

僅仲堪食嘗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初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後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以至于敗仲堪喪後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實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屬桓

玄篡位毅與劉裕起義兵密謀討玄大敗之詔以毅爲豫州刺史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後劉裕以毅貳于已裕自率衆討毅毅敗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于市子姓皆伏誅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嘆以爲不可能也常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凌傲不遜及敗于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攀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

此見借旣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故欲擅其威強伺隙圖裕以至于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子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食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

字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

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于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剡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初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

見憚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賊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眾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蠱之毒，邾魯成鑿。宜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于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勲，皆以算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于輕脫，朝野痛之。

###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鬼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明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  
常見桓玄旣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  
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  
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豫州刺史尋轉荊州  
刺史詠之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孝友傳 有敘

敘曰大矣哉孝之爲德也道貫三靈功苞萬象閔  
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弘七體而垂  
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  
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駟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

毳擾功文之廬况夫因孝生友理在兼綜天倫之  
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頰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  
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  
致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  
江左雖百六之災適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  
流猶爲繼踵著孝友篇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  
數歲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師事譙  
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蜀平泰始初徵爲

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未常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常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耻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不去遂爲賊所害

###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下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

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  
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  
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  
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  
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孜悲嘆  
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至于所  
犯松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于隧側猛獸卽于  
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  
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  
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 庾袞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瀉  
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  
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共持晝夜不眠其間  
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  
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  
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  
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  
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或有  
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  
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  
之罪也。父老咸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孤兄女曰  
芳，將嫁美服，旣具袞，乃刈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  
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  
庇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  
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嘗與諸兄  
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  
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

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  
遂不拜。準徽嘆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  
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於是  
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會  
賊寇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  
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  
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  
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  
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  
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



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竟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 顏含

顏含字弘都，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毋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

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  
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  
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  
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  
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  
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  
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  
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  
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  
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

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  
名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今卿蒞名郡政  
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  
食國敝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  
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導嘆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  
矣未之官復爲侍中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  
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  
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  
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人常論少正卯盜跖其

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  
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  
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  
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  
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于含含以  
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  
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  
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

生二木  
之重賜  
七年之  
粟

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  
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  
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與爲人子而  
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于是  
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重生焉因得  
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  
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  
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  
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司空齊王攸  
辟爲椽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

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

哭火遂越燒東家自是名譽彌顯齊王問輔政辟爲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何能屈也殷曰先王至德輔世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問奇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

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忠義傳 有敘

敘曰。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  
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  
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晉自元康之  
後。若稽紹之。衛難乘輿下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  
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  
吉耻臣于戎虜。張禕引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  
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  
厲薄俗于當年者。歟。作忠義傳。用塞晉氏之有人

焉

稽紹 從子含

稽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  
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  
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  
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  
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于稠人中。始見稽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  
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

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惠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紹常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稽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扶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漸，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

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于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稽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屬又被執。紹見廢黜，免爲庶人。尋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

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嘆息。紹誕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

從子含。字君

道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串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楠之室。載退士于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

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

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  
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  
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  
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  
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  
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  
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  
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  
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  
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願造之  
託行不見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  
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愆而  
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  
裴常有心想託我常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况可臨尾  
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  
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  
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  
曰義士也舍之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桓玄攻仲堪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女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

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之曰子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稽康稽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

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  
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  
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  
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不崇晉企生

兩晉南北合纂 卷十一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藏 (TAIWAN H.C.)

晉書纂卷之十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良吏傳 有敘

敘曰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史  
播徽音人爲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啟霸圖泰始  
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  
心庶績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  
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  
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

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蒞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

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

可以肅化明法耳。

###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嶽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

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今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 鄧攸

鄧攸字伯道，襄陵人也。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

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

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於樹，而去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

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微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歛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執母喪哀

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自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醎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殮投筋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



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前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彌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日久城遂陷隱之爲循所得將

加我戮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初謝石請爲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儒林傳

有叙

叙曰晉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

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運極道  
消可爲長歎鄭冲等名位旣隆自有列傳其餘編  
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焉

劉兆

劉兆字延世東平人兆博學洽聞從受業者數千人  
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  
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  
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又撰周易訓註  
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  
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  
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旣進踞牀問  
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未云多有所  
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辨釋兆別  
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  
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墓宜赴之後當更來旣  
去兆令人視墓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徐邈

徐邈東莞人也勤行勵學博涉多聞孝武帝始招延  
儒學之士大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前後十

年每被顧問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留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足下日晏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

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問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爲暢耳道子以邈

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為前衛率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弟廣尤好學載宋史

###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眾書尤善三禮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

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常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宣潔行廉約韓伯任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旣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笑而受之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總司百揆翼贊三臺當淮肥之捷勲拯危墜因時立功石亦與焉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次則厲身奉國下則愛人惜力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食之責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統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

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勅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亾中宗肅祖歎祚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弘之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文苑傳 有叙

叙曰夫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不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總金羈而齊驚揚王軼而竝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藁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竝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今著之文苑云

軼犬地  
二音轄  
也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父雍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竝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有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官移家京師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

而示之謚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門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過稽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亾。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年十六。游鄴。復與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每謂曰。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至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徃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太康中以



良吏赴洛方知母亾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

###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人也少以才學知名深爲羊祜所器重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 褚陶

褚陶字季雅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間

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

作賦與  
賦死陸  
見命奇  
之日  
先生復  
出矣

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  
告家人齊王罔辟爲掾罔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  
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  
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  
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  
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  
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  
人貴其曠達

袁宏 伏滔引

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  
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  
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  
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  
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  
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

末列稱過江之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亾道不可隕宜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

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從桓溫非征作非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非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爲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

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督府中。呼爲袁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伏滔字玄度。安丘人。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子系之亦有文才。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爲郡功曹。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嘗使含詣尚。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

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初舍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足比稽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康牋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

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每食甘箴，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稽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

長康益  
張三毛  
人問其  
故曰楷  
偶則有  
識具正  
此是其  
識具看  
書者詩  
之定覺  
益三毛  
如有神  
明殊勝  
朱安時  
說見世

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咏，自謂得先賢風致，或

羊祜杜楊駿

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且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外戚傳 有叙

叙曰外戚多至禍敗鮮克令終何哉豈不由祿以

賈充 亮等皆 外戚也 已非諸 臣傳並 不具列

恩深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竝后族之所美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爰及江左未

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  
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亾身元規幾於敗國豈  
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  
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筭少  
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  
貴見用任領護各千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  
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  
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  
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  
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  
是儲位遂定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琇在職三十年  
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  
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  
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  
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  
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及齊王攸出鎮  
也琇以切諫忤旨既失寵憤怨遂發病卒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性純和美  
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  
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  
清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  
防甚有德音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  
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  
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若有局量以幹用稱

人與學判  
謂標廣  
曰南人  
學高請  
通簡要  
文道林  
非人看  
書如顯  
處視月  
南人學  
謂如  
中籍日  
見世  
說

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  
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顧明府垂察乃捨之官至  
安東將軍裒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  
中興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  
臧否而內有所褒貶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褚裒雖不  
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  
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  
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  
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  
父議加不臣之禮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

藩於是改授徐兗二州刺史永和初復徵袁劉遐說  
袁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  
袁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  
之袁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  
輒益使終不得食褚裒飲訖徐舉手云褚季野於是  
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  
府交辟並不就元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

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  
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  
經修營塔廟而已

### 王濛 子脩 蘊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  
曲所齒晚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  
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  
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  
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

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脩、蒞。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

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后立，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徐州刺史。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以楮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舒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之。鎮項之徵，拜尚書左僕射。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

醒日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  
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  
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  
以爲知人子恭在列傳

隱逸傳

有叙

叙曰古先智士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  
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玉輝永潔川亭嶽峙  
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自典午運開旁求  
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雖  
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  
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  
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  
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  
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藉往觀既見  
與語亦不應藉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  
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  
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蠖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

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兩耳壁塞。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

喜慶欲因其祭祀竝住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儻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踉蹌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

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拖正櫂折旋中流初作鱗鱗躍後作鱗鱗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以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

詠遂作慕歌。又孝女娥年甫一十四，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譟呼，雷電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燻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髮髯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人也。少方直，有雅量。武帝欲以琦爲左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曰：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

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

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墮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麋，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置



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  
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  
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  
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曰先生獨處窮山  
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  
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  
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  
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  
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絳竹竝奏試  
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  
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  
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  
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  
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  
令高龍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  
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  
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  
食二十餘日亦不庖龍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  
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乘車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

###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

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語。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塋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老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逝。絕迹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

不卜命之短長。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應穆穆以瑀爲軍師。臣何穆惑於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至於屋，屋之爲宇，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關飲氣而卒。

戴逵 謝歎附

逵字顯 隱避有 父風亦 巧藝嘗 減佛像 臂膊人 服其奇 識見安 史 安道畫 行像甚 精妙度 道卷看 之語戴 云神明 太俗由 卿世情 未盡戴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徒貴貌似而已。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外眩躡華

謝敷字  
慶緒入  
太平山  
十餘年  
殺尚書  
恢與敷  
善常稱  
謝惠緒  
織見雖  
不絕人  
可以累

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  
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  
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遠潛詣之與珣游處積  
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遠遊不反乃上疏請絕其召  
命達復還剡初月犯少微小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  
處士當之時遠有美才人志憂之俄而會稽隱士謝  
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  
不得死

陶潛

陶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

家累自  
隨送一  
力給其  
子書曰  
汝日夕  
之費自  
給何難  
今遣  
力助  
薪水  
今此亦  
人之  
可善  
之

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里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  
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王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  
疴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今在縣公田  
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素簡貴不私事

潘若  
不使語  
後漢

上守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  
能為五十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義熙三年解印  
去縣乃賦歸去來刺史王弘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

可去湯  
酒熱取  
頭上精  
中酒酒  
畢竟我  
看之其  
無幸如  
此  
潛自以  
曾祖晉  
世宰輔  
非復屈  
身後代  
自宋武  
王業漸  
隆所著  
文章皆  
題其年  
月義德  
以前明

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今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今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美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書纂卷之十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藝術傳 并叙

叙曰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然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述丘明者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

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云

###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寒退而占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

輿襯御壁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淮南周元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甘卓爲歷陽太守訓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矜刀及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聾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



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陳耽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亾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礫。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元帝將登祚。使洋擇

以音幹

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六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乃從之。庾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

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陟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

韓友

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韓友字景先舒人也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憂歸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欵發狂絞死兩子并殺婦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叀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亾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

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死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半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謂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

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鉄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 杜不愆

杜不愆。盧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郟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雄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雄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亾後

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有詔來頓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  
炤亾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  
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  
所以妻曰夫臨亾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  
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  
曾爲人卜也使  
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  
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  
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  
金耳知亾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  
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  
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  
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珞

卜珞字子玉句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  
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珞曰然吾大厄在四  
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  
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  
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珞曰子勿  
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

免卿將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瑯琊可奉卿，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上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給私及攻晉陽，爲現所敗。珣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腸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嘗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澄投石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

晉書卷之三十一  
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旣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廼與弟子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且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

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  
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  
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  
繫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  
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  
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  
曜生擒之勒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  
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  
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  
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

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盡無風而塔  
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  
矣旣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  
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  
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  
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  
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  
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  
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



常交車共說汝師和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遂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人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人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遂遂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念言後郭黑略將兵

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祝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推馬與之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河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

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

龍夢飛西南自天而落。且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陛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帝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

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  
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  
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  
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  
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  
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  
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  
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  
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  
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

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閤季龍  
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  
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  
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  
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  
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請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  
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

殿下季龍不解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仕  
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  
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  
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  
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  
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  
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  
統曰水上爲陽水上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水

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爲陽語陰語  
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水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  
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  
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  
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  
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  
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  
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郡功曹  
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破啖爲  
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

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曰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竝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

言表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

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

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宜淹流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光死于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青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

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龍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道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

二子焉興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遂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列女傳

并叙

叙曰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

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于焉騰茂。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姝有華。廣隆殷之業。大姒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訊文伯于奉劍。讓子發于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旣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于前元。凱編之于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

###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爲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曾在事。縱恣非持。又處下之。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瑋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瑋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瑋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瑋竟以全歸。其明鑒如此。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十八而嫁。居子植女。華竝孤藐。憲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于時。華亦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

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  
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  
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  
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卯  
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  
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  
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爲辱  
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  
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  
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海內其知人  
之鑒如此

###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數歲能  
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  
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  
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  
婦得醮參軍生子故不趨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  
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  
自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

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亾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

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 周顛母李氏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恠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顛

及嵩謨而顓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顓等竝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度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竝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智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凝之弟獻之嘗與

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  
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  
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  
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  
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  
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  
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  
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  
髻素襦坐于帳中柳束巾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  
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

無滯柳退而嘆曰寔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  
俱服道韞亦云親從涓亾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  
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  
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  
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于世

###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  
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勵每與  
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聰旣僭位召

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鷓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鷓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妾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

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無憂矣。』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于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妃。

###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爲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旣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

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我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亾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志士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

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于後凋橫流在辰表

貞期于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自晉政陵夷罕

樹風檢勝開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條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頓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聳清漢之喬葉有祿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





晉書纂卷之十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叛逆傳

王敦 沈充附

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素不以寒弄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

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時  
 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  
 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  
 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  
 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擊金燕 盤盛水 琉璃籠 感涼豆

因倒管 水中而 飲之謂 是乾飯

不極口 羣彈其 而笑之 ○石崇

每宴客 全美人 行酒客 飲酒不

盡者斬 美人每 至數百 不飲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  
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

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  
人亦當為人所噬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

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  
散之於眾單車還洛元帝召為揚州刺史帝初鎮江

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  
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進大將軍都督荆湘

州諸軍事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  
凱言于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

觀其愛 已新三 人顏色 如故尚

不肯飲 丞相讓 之敦曰 自殺伊

家人何 豫卿事 俱見 世說

王滄鐘 荆州上 人宗歎 因酒許

澄滄將 榜之別 登郭奇 以澄

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

我地耶參軍郭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王平子以卿

病狂指鼻炙眉舊疾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

汲黯朱雲不狂也敦曰卿欲何言舒曰謬坦可謂小

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否以成

其可是以舒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時敦專任閩外  
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  
鼎之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  
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  
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

辭危言  
諫止而

港怒

其辱  
其辱  
其辱

云

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  
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  
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  
隗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臣備位宰輔。豈忍  
坐視成敗。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隗首朝懸。諸軍夕退。  
願陛下深垂三思。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才協帝大  
怒。下詔親率六軍以誅大逆。及諸將與敦戰。王師敗  
績。敦既入石頭。推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  
奔散。惟下二侍。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  
曰。欲得。當早道。我自還。瑯琊。何至困百姓。如

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  
武昌郡公。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都入已府。  
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徙兄含為征東將軍。含字處弘。  
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  
錢鳳為謀主。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  
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  
知其禍。敗焉。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錢鳳謂敦  
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  
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眾  
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

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  
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  
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以溫嶠爲丹陽尹  
欲使覘視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敦病轉  
篤不能御衆使錢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以含爲元  
帥司徒導遺含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  
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  
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  
敝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便可襲宰  
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此直錢

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導門戶  
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兄一旦爲逆節  
之臣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耶願速建  
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含不答  
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  
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  
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初敦始病夢白  
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才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  
右執之俄而敦死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  
之斬錢鳳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

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王誅加于上私議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刺史王舒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

沈充少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

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楨諭充充謂楨曰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追改易人誰容我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取頭是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下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歸汝若必殺我下夫成矣俾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

史臣曰瑯琊之初鎮建業龍德猶潛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轡隙起白刃劉禍難成於錢沈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並略晉祚靈長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孟嘉附

桓温字元子。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江播所害。温時年十五。梳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讚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黑毛。殊極。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

温至三  
峽師伍  
中有得  
援于者  
其母綠  
岸家號  
行有餘  
里遂跳

拜駙馬都尉。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温爲荊州刺史。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衆大潰。遂降。温振旅還江陵。封臨賀郡公。温平蜀。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

上船至便即絕

破視其

腹腸皆

温開之

温平蜀

以李勢

妹為妾

常苦齋

後主始

不知既

聞與數

十婢拔

白刃襲

之正值

木枕頭

及北征

還得一

巧作老

婢訪之

乃琨妓

女也一

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

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

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及石季龍死温欲率眾

北征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温甚忿之然素知

浩弗之憚也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

昌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温即回軍

還鎮時殷浩行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因朝野之怨

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初温自以雄姿

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

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

便潜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

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

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

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温自江陵北伐行

經金城見少為瑯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

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

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

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

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

勞

膚色玉

睡不為

動容徐

曰國破

家亡無

心至此

今日若

能見殺

乃是本

懷主慟

而退

見世說



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距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溫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遂旋軍。改封南郡公。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保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

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慕容垂率衆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騎追之。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溫旣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溫之九錫旣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溫威勢會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旣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競懼。不得一言而出。上疏求歸。姑孰。詔進公丞相。帝崩。遺

郗隆爲  
溫南蠻  
參軍三  
月三日  
會作詩  
隆云  
暉  
陽  
池  
溫  
問  
何物  
答  
曰  
豈  
名  
魚  
爲  
旅

偶温曰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

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

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

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

王公故事耳孝武即位温入朝赴山陵百僚皆拜于

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

謝内外懷懼温既至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

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

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

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

温所廢北涓頗有氣尚遂不請温而與武陵王晞游

爭言到齊督郵下在焉上在俱見世說

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

疾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

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初冲問温以謝安王

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不

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孟嘉

字萬年江夏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庾亮領江州辟

從事緒哀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哀有器識亮大

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哀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

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指嘉謂亮曰此

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焉。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時。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及觀兵洛澗。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薦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坊頭之  
敗歸罪  
秀真

桓玄 殷仲文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見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

玄亦疑而未用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詔以玄爲荊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復領江州刺史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變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

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玄至新亭  
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  
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  
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  
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  
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  
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  
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元興二年  
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  
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  
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  
曰書畫服玩旣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  
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玄所親仗  
惟偉偉旣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  
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下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  
是矯詔封爲楚王加九錫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  
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閉除  
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  
應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

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焉信悅諂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寮佐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瑯邪廟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篡位以玄杜告天百寮倍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

溫果追稱帝號  
溫嶠易之之言  
亦驗矣

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封子昇爲豫章郡王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旂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晷凡倖葬日且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

復朝廷之體於時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裕至蔣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軍奔潰遂將其子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其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啣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復于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張帷屋于城南署置百官調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人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遇此玆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

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  
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  
之以恩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  
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劉裕與玄戰  
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所  
常漾輕舸于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  
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入蜀諸軍迎擊  
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  
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  
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  
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  
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元  
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月而冠萎具及玄建  
國于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於此凡八旬矣其時有  
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  
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  
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 殷仲文其妻卽玄之  
姊雖爲姻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投焉玄甚  
悅之以爲詒議參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  
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



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  
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  
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  
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桓  
玄之代驅逼者眾至如微臣負罪實深今宸極反正  
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  
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  
志望自謂必當朝政忽遷為東陽太守意不平劉毅

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  
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苻何無忌甚  
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  
欽遲之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  
怒思中傷之因言于劉裕遂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  
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  
云若殷仲文讀書半素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  
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抗表  
稱寃登高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因晉政之陵

桓玄素  
桓玄連  
崖有奇  
就求之  
不得佳  
者玄與  
殷仲文  
書以為  
嘆笑曰  
德之休  
明肅慎  
貢其楛  
矢如其  
不爾離  
壁間物

亦不可  
得也  
見世說

遲乘會稽之醜營敢率犬羊稱兵內侮踰年之間  
奄傾晉祚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  
廓清踰月而兇渠卽戮是知神器不可以闔于天  
祿不可以妄處若桓玄之么麼適所以干紀亂常  
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  
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  
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入長廣山爲羣賊彌多  
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

力過人青士號爲飛豹因集亡散寇諸郡所在陷沒  
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  
洛陽京邑大震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  
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  
京師深宥分矣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  
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郊迎致書於彌  
曰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  
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  
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  
魚之有水使隨劉曜已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

後與曜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遂攻陷官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與大事寧許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城池官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遂引衆東屯項關嫌隙遂構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攻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 祖約

祖約字士少逖之弟也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元帝

稱制爲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于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逃卒代逃爲豫州刺史領逃之衆約異母兄納密言于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

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太后使察冀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太尉石勒攻之約衆潰奔歷陽復奔于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至醉旣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

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度于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 蘇峻

蘇峻字子高掖人也少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興亂而峻最强宣檄諸屯示以王化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峻率其將於南塘橫截大破之進冠軍將軍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聚衆于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于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徵之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

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乘風濟自橫江與王師戰頗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官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温

嶠陶侃唱義武昌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舉賊嶠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逆戰敗之峻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牙門彭世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

孫恩 盧循附

孫恩字靈秀瑯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

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會稽王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蠅蛭登仙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旬日之中衆數十萬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朝廷震懼內外戒嚴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被破亡其婦女有嬰

累不能去者囊籬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部嚮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粲麗盈日牢之等遽於收斂放恩復得逃海朝廷大震劉裕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

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雙眸間微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棋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元興二年劉裕討循循窘急泛海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裕乘勝擊之循勢屈知不免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

載記

有敘

敘曰古者帝王乃生奇類反首衣皮餐羶飲湏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



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家室。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逮乎有晉。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言猶自口。元海已至。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後三十六年張仲華據河西。稱涼。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後一年慕容儁

據遼東。稱燕。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燕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

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北涼沮渠蒙遜

西秦乞伏國仁北燕馮跋南涼秃髮烏孤等未鈔

漢

劉元海

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比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滅曜後

復稱趙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父豹爲左賢王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妻呼延氏所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

且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於是遂學武事妙絕于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鑿，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帝然。後秦涼覆沒，李熹曰：陛下誠能發

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獻歎，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保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待子，以示晉德不弘。帝

曰渾言是也。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寧朔將軍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會穎敗元海，欲救之。劉宣等固諫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奈何拯仇敵，違天不祥，逆衆不濟。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域，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吾漢氏甥，乃僭卽漢王位。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已瑞，改年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子和立。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母張夫人夢日入懷，寤而

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蒸焉單卽又之母也又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旣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

命劉曜等攻陷洛陽封晉懷帝會稽郡公引帝入讌  
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  
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  
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  
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  
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拓弓銀研卿頗憶否帝  
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  
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  
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  
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

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  
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聰游獵無度常晨出  
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  
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  
歸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  
此咫尺之間狂徒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  
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弟  
又子繁並與觀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  
等生來哭人立左貴嬪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鷄儀  
樓于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我高祖皇帝身衣大布

居不重茵后嬪服無綺絲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  
宮焉伏聞詔旨將營鷄儀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  
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  
殿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臬東市使  
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  
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  
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元達先鑠腰  
而入及至卽以鑠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  
氏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  
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  
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  
夜不止聰甚惡之陳元達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行  
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  
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旣而劉氏產一  
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  
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  
進御無序矣聰如中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  
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  
皇后斬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斬斬慙志自

殺斬有殊寵聰迫於元達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  
深仇元達時聰中常侍王沉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  
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  
憎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  
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  
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車服  
宅宇皆踰于諸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  
日不醒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  
無復綱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  
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

崖愈甚無誠懼之心時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  
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  
山三日而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  
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  
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  
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  
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  
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  
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  
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蘇使左右

永明曜  
字



機上取皮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  
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  
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  
焉。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  
王鑿等諫曰。陛下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  
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邪。六  
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  
玉簣而對腐木朽楹哉。聰覽之大怒。使收鑿等送市。  
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  
汝事鑿。聰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

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大興元年

聰死。子粲嗣。

粲荒耽酒色。遊宴後庭。軍國之事

一決於斬準。準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  
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酪  
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  
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人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字長弘。後部人也。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  
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  
君。茂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

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固知之久然  
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遲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  
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  
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旣至  
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  
性各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將何以堪之是以  
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元海大悅在位忠蹇屢進讜言  
聰每謂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  
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  
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誅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  
忽焉陛下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  
美則天下幸甚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少孤養於元海年八歲從  
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  
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  
爲不亡矣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  
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善屬文工草隸雄  
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常輕侮

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  
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自以形質異衆恐  
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間居有童  
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  
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  
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  
而變爲五色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僭卽皇帝位國  
號趙曜讎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  
曰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  
宋而追慟於橋公之墓前大司徒崔岳太守王忠洗  
馬劉綬等或識朕於童齒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  
言念君子實傷我心其速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  
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綬匿之於書廚載  
送于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  
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  
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今詔  
捕卿甚峻百姓聞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  
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  
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  
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

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故甚厚岳  
 從容謂曜曰劉生委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  
 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于屯厄之  
 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終南山崩長安人劉  
 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  
 趙昌井水竭構五梁時羣臣咸和以為勒滅之徵曜  
 大悅中書監劉均進曰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其  
 凶焉可極言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  
 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  
 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  
 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  
 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曜撫然改容  
 後石勒率大眾來攻曜不撫士氣與嬖臣飲博左  
 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  
 勒至曜將戰飲酒數十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  
 馬比出復飲酒十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  
 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  
 水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  
 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  
 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承解使金瘡醫李永

遼之歸于襄國。懼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寺三老孫機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勒聞之，淒然改容曰：「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合曜于襄國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論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

史臣曰：元海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未有與之爭衡者矣。僞主斯亡，玄明篡嗣，關

玄明聰  
字

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縱武窮兵，殘忠害謇，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閭豎類於迴天，凝科踰于炮烙。遺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真于戎手，聚縉紳于京觀。先王并賦，乃春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自古篡奪，於斯爲甚。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彪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

酌戎盃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書卷之十三終

忠害寡人夫變並司薄興闔盟醜外歐天焚杯  
國亂日之獸士謀前人之原為難并欲其類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懼懼亦奇其狀貌而免  
之懼家鄰於馬牧與牧卒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  
馬自託於桑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嘗傭于  
武安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  
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  
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羣盜號爲  
十八騎劉元海捕漢王勒率衆歸元海乃引張賓爲  
謀主元海死劉聰授勒并州刺史東海王越率衆討  
勒越薨于軍衆推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  
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無一免者於是執衍

勒重衍清辯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初勒  
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于勒遺勒書  
勸勒歸正勒報琨曰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襲死鄉將阮其降卒見郭  
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  
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  
將軍于是遣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勒謂張賓曰鄴  
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  
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  
良幹于是徵彭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  
其祿矣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  
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  
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勒默然  
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  
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  
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  
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  
駟馬養以卿祿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  
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  
勒有吞并之意會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夫  
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勒曰右侯之計  
是也乃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遣使報勒答以  
方物時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  
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  
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  
公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  
悅以勒爲信然勒將襲浚而懼劉琨爲後患沉吟未  
發張賓進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  
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  
浚而襲我勒曰我所不卜右侯已卜復何疑哉于是  
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旣素疾  
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  
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將佐  
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  
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浚乃  
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讓  
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  
燕突騎之鄉手握疆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  
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

貽于此非爲天也。送浚襄國市斬之。劉曜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進爵趙公。尋議進爲王。授太宰。復以人言停止。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帝王之起，何常？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官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翊惶懼，忘語。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

勒笑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乃下書曰：祖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莫如趙。他感惠，輟其寇暴。祖逖牙門童建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

是謂老父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  
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醜諛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祖逖卒勒始侵寇邊  
戍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勒以參軍樊坦  
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見坦衣冠弊壞大驚  
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卒然而對曰頃遭  
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  
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  
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厲貪俗

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  
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  
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  
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  
資英達如此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  
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  
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  
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  
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於是

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尋卽  
皇帝位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勅御  
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  
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  
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自匹  
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  
之耳且敕停作云吾直臣之氣也會大雨霖中山西  
北暴水漂流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  
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  
是營鄴勒因酒云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  
祖自三皇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  
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  
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照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  
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  
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  
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  
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  
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  
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

勒以咸和七年死子弘嗣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

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弘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性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

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肢乎中山王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弘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後弘齋壘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無復遺矣俄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

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季龍尋殺弘 張  
賓字孟孫常謂昆弟曰吾智算鑿識不後子房但不  
遇高祖耳及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  
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  
進規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  
勒甚重之每朝常爲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  
名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  
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  
日

石季龍 卅閔附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  
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人  
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  
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趨捷便弓  
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爲聘將  
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  
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軍中有勇幹策略  
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至于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  
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

及勒僭號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  
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便以授其子弘季龍  
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  
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  
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  
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  
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  
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爲太子邃總  
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  
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  
血置其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  
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  
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邃疾之  
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  
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  
以不呈請青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  
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遂稱  
疾不省事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  
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  
言始末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

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立其子宣為太子命宣生  
 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  
 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  
 漸以示規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  
 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  
 政分權勢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  
 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鑒之季龍不  
 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  
 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  
 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  
 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  
 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大發百姓女  
 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  
 之郡縣要媚其主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石  
 宣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  
 軒簡第諸女大悅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  
 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常以女  
 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  
 織成鞞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  
 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



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貨寶焉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是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塚取銅柱鑄以爲器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官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逐

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素惡韜寵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石韜起堂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

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  
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是夜韜讌其僚屬  
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  
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  
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  
舍宣使楊杯趙生等殺韜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  
久之方蘇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  
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  
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  
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  
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  
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季龍馳使收  
之杯下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  
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鑊之作數斗木槽和  
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  
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  
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  
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斷其手足所眼潰腹四面縱  
火烟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  
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并殺其妻子九人宣小

子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曰非兒罪意欲赦之  
其大臣不聽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  
大叫時人莫不流涕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  
曰燕公斌彭越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  
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  
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  
世封齊王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  
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  
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  
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  
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  
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  
立世爲皇太子後石閔說季龍子石遵殺世閔因誅  
遵并殺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季龍十三子五  
人爲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  
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是  
終爲閔所滅 閔字永曾小字赫斌季龍之養孫  
也本姓冉永和六年僭卽皇帝位國號大魏閔曰  
之不爲已用也班令趙人斬一胡首文武進職一日  
之中斬首數萬又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

少長悉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濫死者半閔尋爲慕容儁所殺

史臣曰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醜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噬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

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褫壇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托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携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假豹姿于羊缺騁梟心于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舂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僕僕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鱸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爨爨起于張豺族傾于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世龍之殪晉人旣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

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前燕

慕容廆

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肆四世共八十五年

慕容廆字奕洛瓌鮮卑人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廆幼而魁岸美姿貌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巾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

而別建武初元帝承制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後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于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君

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冰見書甚懼奏聽凱稱燕王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凱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凱大悅凱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凱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官引僑屬以後事

慕容僑 李績附

慕容僑字宣英凱之第二子也初嵬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僑嵬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以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僑僑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僑之應也初嵬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踉蹌人莫能近凱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

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甃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死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勒以太牢祀之儁太子曄死復立曄爲太子一日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髣髴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

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敬日躋而入德閔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

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雋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惟與侍臣錯綜義理雖閒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李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後歸雋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 慕容恪 皇甫真附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雋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暉旣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恭輿根自恃勳舊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于政殿下宜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



也。兄下弟及先王之成制，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慟也！昔曹臧、吳札並于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遂謀誅恪，因而篡位。入白晔曰：太宰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晔曰：太宰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後恪有疾，深慮晔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晔兄樂安王

吳王卽慕容垂

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委之匪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符堅恐晔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晔羣下議欲遣兵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畧，又受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伐晔，晔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遂大敗溫於枋頭。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遂

謀殺垂垂懼奔于符堅先是暉使梁琛聘于堅琛還  
言於評曰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  
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  
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曰秦國小力弱  
仗我爲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  
輕自憂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  
率衆伐暉追及暉於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  
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  
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  
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

武出降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年十五

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  
綸世務皝始異焉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  
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  
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  
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恭輿根  
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  
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  
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  
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手不釋卷臨

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人也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符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主簿郭辯詣鄴時真兄典仕符堅爲散騎常侍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貴兄常侍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托乎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網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

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

史臣曰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悖亂首况乎放命擬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旣而二帝遭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啟金陵之祚率禮稱藩適所謂相時而動豈

素蓄之欵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正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綉谿谷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警傷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

玄恭慕  
容格字  
虛媼  
母可足  
源氏

縱其鯨吞之勢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及玄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涼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駿少子天錫

自軌至天錫凡九世共七十六年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與同郡皇甫謐善累遷散騎常侍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策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軌威名大震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

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東羌校尉韓稚作亂軌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擾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重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絡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南陽王模遺軌以帝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張掖臨松山石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自點成一十八宿于時天下旣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在州十三年寢疾表立子寔爲世子

卒。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攝父位，愍帝策授涼州刺史，西平公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念表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及帝將降于劉曜，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鍾儀在晉，楚舟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耋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

沒肅悲憤而卒。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住觀。至是謠言驗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相與謀殺寔。子駿年幼，弟茂攝事。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

世利嬰心，築靈均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命止作役，未幾茂復大

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嘗願止役省勞與  
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二兄  
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  
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于二兄哉直以危機  
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拘繫  
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  
有志節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  
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  
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卒  
駿字公庭十歲能  
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

化之及統任年十八遣參軍王隲聘于劉曜曜謂之  
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  
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隲曰  
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  
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  
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  
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黃龍見于揖次  
之嘉泉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  
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  
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爲狐籬尾翅生高舉六翮鳳

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西域長史李相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相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先是駿遣治中張淳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喬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瑯邪。爲表忠誠。假

途於我王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今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日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盛。



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瑯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于晉而不行中興正朔駿境內嘗

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風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遣參軍翹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湖寂茂餘波莫及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會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遠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誼譁鈞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  
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  
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  
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  
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  
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光武嗣漢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况以荆楊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野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救司空鑿征西  
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  
龍所獲不達酒泉太守馬艾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

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  
有石室玉堂珠璣錢飾煥若神工宜立西王母祠以  
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

重華字泰林年十六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使奉章  
灰石季龍季龍使麻秋等侵寇不報司馬張耽言於  
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爛以將爲主上將者存亡之  
機吉凶所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木必妙盡精才  
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  
疆寇在郊人情騷動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  
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凶類重

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敵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俄而麻秋進攻抱罕寧戎校尉張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畧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

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持節軍師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好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餉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

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國園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子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伯父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先蒸重華母馬氏馬氏命廢耀靈而立祚祚字太伯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僭稱帝位祚宗人張瓘時鎮抱罕祚惡其疆遣將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

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已而果爲瓘兵所破瓘弟瑒及子嵩募數百市人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而立耀靈庶弟玄靚玄靚字元安以叔父天錫爲中領軍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專掌朝政遂潛害之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涼州牧西平公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祭酒索商

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時符堅強盛兵無寧歲天錫甚懼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

太元元年符堅遣其將姚萇來寇天錫窘逼降于萇初天錫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沒於符堅及堅大敗于淮肥天錫于陣歸晉詔復天錫西平郡公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尋卒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窳帝舜投而不鞫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

誰欲稱  
帝其諫  
彼及  
張氏世  
有令德  
宜延後

敘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  
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  
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  
流侯瑾覬泉知霸者之斯在匪惟地勢抑亦有天  
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  
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效矣祚以卑孽蔭傾  
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于黑山丁琪以切諫  
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  
卒改臬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眾奉身

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西涼

李嵩 子士業

嵩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  
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李嵩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  
十六世孫也父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  
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  
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  
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騮草馬生白  
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敦煌

李嵩

卷之二十一

三

護軍郭謙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郭曆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稱藩于業及業僭稱涼王其將軍索嗣構玄盛于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逃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宋繇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遂殺嗣遣使謝玄盛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

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間行奉表詣闕曰故太尉西平武公張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翳此州是賴臣聞歷數相推歸餘于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

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于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六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各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唇齒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家稱元以布時令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

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臣去歲羣議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請史官紀其事玄盛從之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尸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



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儁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于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子士業嗣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將謀東伐宋繇固諫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為蒙遜所害士業之未敗也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恰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

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王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聚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于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晉書卷之十四終

晉書卷之十四終

其初由來  
夫之精短海  
...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晉南北合纂卷十五之十六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晉書纂卷之十五

秦

苻洪

洪子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位至登五世凡四十四年

苻洪字廣世略陽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洪好施多權略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僣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遂推洪爲盟主  
石季龍將攻上邽洪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  
以西方之事冉閔言於季龍曰蒲洪雄果其諸子並  
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  
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  
洪有衆十餘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  
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  
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初季龍以麻秋鎮抱罕秋因  
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  
西言終而死

###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羗氏夢大羆而孕之  
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  
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  
不害健也洪死健嗣因僭卽皇帝位新平有長人見  
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問姓名弗  
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  
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

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  
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救之。

###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爲兒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  
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  
大驚鞭之生日姓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  
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  
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  
健將殺之健季子雄止之曰兒長大自當修改何至

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擊刺騎  
射冠絕一時健子萇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  
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生荒耽淫虐殺戮無  
道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  
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旣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  
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  
服失冠蓬頭僵臥生以爲樂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  
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  
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  
農桑内外洵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飢則食人

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  
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  
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嘗使太醫令  
程延合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  
具目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  
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  
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  
牛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  
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  
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

誅其侍中大師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  
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瞻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  
悉壞諸空城以禳之生殘虐滋甚耽酒於酒動連月  
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  
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日媚我也引而  
斬之或言陛下形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遣宮  
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  
三五十爲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  
群臣觀之以爲嬉樂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  
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

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符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率麾下鼓譟，繼進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

苻堅 王猛附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奉法。徒每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徒哭之，毆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母荀氏常游漳水，祈于

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每曰：此兒姿貌壞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



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及苻生殘虐無度堅遂殺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宣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

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于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揚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揚壁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廊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僭位五年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于露堂悉屏

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太和四年。晉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堅遣將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燕

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際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伐暉。攻鄴。陷之。執暉。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

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有慧星出于尾箕，長

十餘丈，掃東井。太史令張孟言于堅：慧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孫。堅不納。苻融聞之，上疏與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聽。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

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子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亾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恠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

臣聞堯舜茅茨周甲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界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

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常不臨食輟饋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畧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左僕射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于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

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憂。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

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崑崙。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

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亾不淹歲。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堅妾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因其性而暢之，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妾聞人君伐國，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

其可。堅不納。冠軍慕容垂言于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厝？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苻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堅大悅，曰：與我定天下者，其惟卿耳。因大舉伐晉。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遂陷壽春，陷項城，頻敗王師。晉遣謝玄、桓伊等距融、融

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  
倚禽賊帥堅大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龍驤將  
軍劉牢之率勁卒夜襲梁城壘克之水陸繼進堅與  
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  
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  
之見草木狀神若有力焉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  
謝玄等遣使說融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漉水覆  
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被殺王師乘勝追

擊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  
殮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  
賜帛十匹繇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  
困豫且今陛下蒙塵之難豈自天平且妄施不爲惠  
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  
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  
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潜然流  
涕而去聞風聲鶴淚皆謂晉師之至初諺言堅不出  
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  
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



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  
十餘萬自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引  
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攻鄴城暉弟泓聞垂攻鄴  
亡命奔關東收鮮卑衆至數千堅謂權翼曰吾不從  
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  
今暉之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  
社稷之元憂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  
進攻蒲坂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千紀僭  
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  
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  
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干  
關東泓冲稱兵內侮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  
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卿  
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也復其  
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  
安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惟異特  
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  
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  
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于是進向

長安改年曰燕興冲立爲皇太弟遂據阿房城初堅  
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  
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  
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  
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實乃植  
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至是  
終爲堅賊人止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  
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  
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

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卿  
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與卿恩  
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  
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  
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  
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  
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時有羣鳥數萬翔  
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閉羽不終年有  
甲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胄督戰距之  
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

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三輔人爲冲所累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但時運圯喪，恐無益于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劔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先是有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慕容冲人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今百姓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堅之分氏戶于諸

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慎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衆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入，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苻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羗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羗也。圖緯苻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

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  
新者避之堅竟死于新平佛寺

王猛字景畧北

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常貨畚于  
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  
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  
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  
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  
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  
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  
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

徐統既  
識堅又  
識猛

以屑意少游于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  
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  
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  
一而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  
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  
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  
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  
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  
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

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  
語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  
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  
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及疾篤堅親臨  
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  
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  
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  
死

###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于

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當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  
人擬之王粲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尤善  
斷獄奸無所容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  
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  
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  
行往還頗有恠異及上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  
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  
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中馬左白而濕右黑而  
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  
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

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牖里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楊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行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堅之將入寇也融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羗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堅弗納

###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貴州刺史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山涉水不知老之將至後晉伐

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機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吐而含出頃復加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晉王道子為朗

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亦老莊之流也

苻丕 苻登附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死僭卽皇帝位以徐義爲尚書令在位二年爲晉將軍馮該所殺丕之臣佐皆没于慕容永徐義爲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及關中亂歸毛興登凡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爲司馬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畧同成常謂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時人間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折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羗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珍碩德者必此人也登旣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閉姚



萇聞之急召頌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及至死儻卽皇帝位立堅神主于軍中凡欲所爲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羗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今合義旅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寬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于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徒平新平之禍臣兄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未

族尚可復讐臣爲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像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密遣其將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

計畧善御人必爲奸變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請登也謂諸將曰此羗多奸智今其請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始聖乎微此公朕幾爲墮子所誤時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林馬騰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別攻登營登懼退還長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斷登後且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今我不知來今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羗同世何具厄哉遂罷師還雍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盡衆而東爲興所敗登被殺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龜之穴猶逐鹿之竝驅若瞻鳥之靡定苻洪擅蠻貊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成家克隆凶緒敢窺大寶遂竊鴻名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王猛以宏材緯

軍國苻融以懿威纘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  
 張以忠勇恢威畧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  
 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  
 獻歌託栖鸞以成頌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  
 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猶乖便欲鳴鸞禹穴駐  
 驪疑山疏爵以候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  
 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  
 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  
 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手罄于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  
 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  
 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  
 稱矣

後秦

姚弋仲

姚襄附

弋仲子襄以孝武太元九年  
僭位至弘三三三十二年

姚弋仲亦亭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世為菟首其  
 後流當雉下流罕之間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  
 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劉曜邑之于隴上及石季  
 龍剋上却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  
 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

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啟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季龍末梁犢敗李農于秦海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食之乎我不知上存

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于坐授征西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以不于是貫劍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戒襄曰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

晉書卷之五十三  
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  
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 襄字

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臂垂過膝善撫納士衆愛敬  
之咸請爲嗣弋仲勿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  
之以兵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  
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刺  
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襄遣權翼詐  
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  
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遣謝  
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國有變浩率衆

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桓溫自江陵伐襄  
爲桓所敗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  
餘人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  
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劍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  
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  
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  
之倫而能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後與苻堅戰于三原  
爲堅所殺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之寇洛陽也夢萇

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暨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旣敗于淮南歸長安萇奔于渭北西州豪族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車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亾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

如擊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萇乃從緯謀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尋僭即皇帝位萇後爲苻登所敗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爲之以棘坎土而埋之萇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時魏弼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雷惡地應之萇議將討之弼在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弼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弼飛東結壘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弼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

赴之者首尾不絕。長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長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捲，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遂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長命其將當城于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長曰：「少來聞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長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于長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性也。」吾于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長大敗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長笑曰：「吾不如亾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故知

裴謫  
武王

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備異。三也。董率大眾。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箕畧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如長安。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長懼走入官。官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長遂狂言。或稱臣長。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遂死。

姚興 子姚泓 尹緯附

姚興字子畧。長之長子也。長死。以其叔父緒鎮安定。願德鎮陰密。願德將佐言于願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願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晉將軍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



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畧，廓清吳楚。興大悅興如道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八百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官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

而久矣。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十二郡歸于晉。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興謂呂超曰：宗敞文才如何？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琳瑯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

物與悅興從朝門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潁川太守姚平都言于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異女賴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聊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徼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于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

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尋而晉大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泓大敗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裕送泓于建康市斬之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

少有大志不營產業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嘆堅末年祿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洛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

然知己遭難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推姚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于朕何官緯曰尙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亾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馮瑒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因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也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愛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比蕭何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

陸下何如漢祖。葛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其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葛默然。緯友人隴西牛壽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則立功，立事今遇其時矣，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識韓信于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輿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剪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

悅

史臣曰：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暴主，闡忠訓于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亾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靈木北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存棘而陵舊土，何其不仁。子畧剋摧勅敵，荷成先構。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

虞後患委涼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戰無寧歲  
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于介士翻崇詭  
說加殊禮于桑門析寘談空靡然成俗政荒威挫  
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  
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  
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輒道物極則反抑  
斯之謂與

晉書纂卷之十五終

平旦書纂卷之十六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後蜀

李特

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凡六世共四十六年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于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與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爲巴郡。因賦歛之。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

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少任州郡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百姓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惠帝以羅尚爲益州刺史特甚懼使其弟驤于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或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尋有苻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尚遣從事催

道流人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推特爲主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改年建初惠帝遣軍救尚尚奄襲特營斬特其子雄僭稱王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



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凶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身自挹損，不敢稱制。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板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僭卽帝位。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贖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戈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贖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于帝王也。進思爲晉安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知

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  
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  
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  
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駿又遣從事張淳稱藩于蜀  
託以假道通表京師雄謂淳曰貴主何不自帝一方  
淳曰寡君以瑯琊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  
之事雄慚而止雄性寬厚簡刑約法夷夏安之威震  
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然雄意在  
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  
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  
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  
子而爲醜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于後持矛馳  
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  
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  
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班字世文時諸李子弟皆  
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  
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癩潰雄子越等惡  
而遠之班爲吮癩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  
其孝誠如此雄子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

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殺班于殯宮立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洶洶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荷免李壽大懼乃率步騎回成都廢期爲邛都縣公期嘆曰天下主乃當于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少尚禮容異于李氏諸子陰與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畧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思明等勸壽稱藩于晉而任調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

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僭卽僞位闔后季龍虐用刑法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勸慕漢武魏明之所爲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

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降溫遷勢于建康封歸義侯

史臣曰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紉乘羅侯之無斷殲殄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折骸之燹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于其倫寔孫權之亞也顧闇經國之遠圖

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于猶子託疆兵于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竝失異術同亾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于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光以孝武太元十五年僭位至隆三主凡十有三年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于堅，堅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都督西討諸軍事。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二尺，進兵至焉。耆其王請降，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推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願將軍勉之。」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亾矣。」遂大敗之。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響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

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于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至孤滅聞符堅爲姚萇所害自稱涼州牧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后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時形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霸荆蠻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以商中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立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作九歎七論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光僭卽天王位

時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仇弟子蒙遜叛光  
遜從兄男成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  
罰失中人不堪役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于  
垂亾之世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業  
許之光散騎常侍郭麇明天文善占候遂據東苑以  
叛光馳使召子纂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麇  
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  
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亦  
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  
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

統懼遂奔郭麇麇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纂擊麇破  
之麇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羗胡不靖郭麇叛逆  
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麇  
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何圖松栢彫于微霜  
而雞鳴已于風雨郭麇筮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  
理率多虛謬今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于卿也  
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  
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麇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  
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纂擊敗之麇奔于乞伏乾歸光疾甚立其太子紹

爲天王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及紹嗣僞位呂超言于紹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尙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初光欲立弘爲庶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所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卽位謚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小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纂遣將擊弘弘衆潰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



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習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訢超于纂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起超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狗曰纂違先帝之命害殺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初纂嘗與馮厚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所請奴頭羅什曰不爾胡奴頭胡奴作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爲纂

隆字承基光弟寶之子也超旣殺纂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僭卽天王位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踴然

人不自固姚興將姚碩德率衆至姑臧呂超出戰大  
敗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應龍以  
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遭兵積歲資儲內盡  
疆寇外逼百姓嗷然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  
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  
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隆從之乃請降

史臣曰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賑  
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  
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  
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于是

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尋而羣  
及政昏親離衆叛順日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  
負乘致寇弘超凶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  
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  
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數十年間終致殘滅向使  
鳴檄而藩晉朝伐義而誅魏虜郭麀段業豈得肆  
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  
謬哉

後燕

慕容垂

垂以孝武太元八年僭位  
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垂過膝，號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恩遇踰于世子。儁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皝，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慕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暉嗣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奔于符堅。

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畧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于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于此。願不以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不然，彼亦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請天恩寬宥之，多德且縱，令非還更待其釁，旣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亦以爲言。垂曰：「吾昔首爲

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于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立

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后越言于丕曰。垂蒙超帝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垂至洛陽。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于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長驅攻鄴。

符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  
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  
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垂謂讓曰大義滅親况  
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  
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  
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  
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  
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  
尺之孤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將軍欲  
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

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  
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  
垂上表于符堅曰臣禍起蕭牆歸命聖朝猥叨微顧  
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  
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  
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二乃臣奉詔北巡受制長  
樂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  
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  
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

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斯實天苻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今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志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驟冰操柳惠忽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旣不容于本朝匹馬投命朕任同舊臣爵齊勲輔唾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樵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畧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定都中山因僭卽位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黨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候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

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兵攻永永大敗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所統郡戶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于是品物具矣遣其太子寶率衆伐魏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徂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其銳志垂從之自率大衆出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

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嘔血因寢疾死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附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寶嗣位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魏軍進攻中山蘭汗遣使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忠款無貳汗乃引寶弒之銑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

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  
先是遼川無桑及庾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  
吳來庾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  
一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畧苻  
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  
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  
王智不先衆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  
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  
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  
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

待罟網也於是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  
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  
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  
束身爲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即貴人之子  
故相試耳資而遣之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  
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  
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卽僞位進爵爲王盛屢進  
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爲蘭汗所殺盛馳  
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  
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



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哀之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  
舊竟攻汗斬之於是僭卽尊位無何去皇帝之號稱  
庶人大王譙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  
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  
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  
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  
故信言及之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  
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  
賊從閣中擊傷盛召叔父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  
死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

之矣懲寶閭而不斷遂峻極威形纖芥之嫌莫不裁  
之於未萌防之于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  
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  
卒于不免

熙字道子垂之少子也勇冠諸將盛

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  
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熙遂僭卽尊位  
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  
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  
氏令自殺誅丁信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青涼池  
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

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土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符氏爲皇后。二符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譙，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后死，熙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歛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于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符

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中有弊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從。制公卿已下至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書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後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熙被髮徒跣，步從。符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慕容雲，尋弒之。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自云高陽氏之苗。

喬故以高爲氏焉雲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  
拔奇其志度而友之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  
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  
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  
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  
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  
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臨東堂幸臣桃仁等懷劔執  
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弒之雲自以無功德而  
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桃仁  
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

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至敗云

苻飛龍  
堅之將

以牛皮  
船夜濟  
擒習劍  
收黎陽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  
之雄方擾慕容垂天姿英傑威震本朝隼質難羈  
狠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  
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于河曲浮船祕  
策招七郡于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  
類帝禮宗僭儼斯構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  
墻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  
孝友冥苻文武不墜滔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

鼎起景  
雲山於  
內苑高  
十七丈

馮跋滅  
燕僭位

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  
德驪戎之態取悅于匡牀玄妻之姿見奇于鬢髮  
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雲之山飾土木  
于驕心窮怨嗟于最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  
焉

南燕

慕容德

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  
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  
晝寢而生德暉嗣位封范陽王俄而苻堅將苻雙據  
陝以叛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

畧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  
必切至垂謂之曰汝氣識長進非復吳之阿蒙也堅  
之敗也德言于暉曰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  
其敝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  
德為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垂議討之羣臣咸以  
為疑德進曰永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縱橫逐  
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眾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  
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  
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寶嗣位以德

鎮鄴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時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昇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于是德之羣臣議以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之而動計之上也許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

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慕容與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執思而還德以思閒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德謀于衆曰

進有疆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時張華勸攻彭城慕容鍾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旣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與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

宜先定舊魯巡撫瑯琊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擊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辟閭渾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

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  
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  
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于後裔彭寵盜逆漁陽  
身死于奴僕近則曹疑跋扈見擒于後趙段龕于紀  
取滅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稷下  
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  
發必玉石俱摧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奔魏渾參  
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  
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  
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

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僭卽皇帝位後  
因讌其群臣酒酣曰朕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  
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之調朕朕  
不知謂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韓範進  
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  
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  
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  
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  
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

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塋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塋近市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塋乎遂以謨從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德深嘉之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尙書魯遂曰齊魯故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曲之徒陰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坎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于都



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于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鏤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廣陵相高雅之等內不自安皆奔于德因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十乘鉄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忿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旣知投

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大造存亾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頃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謀伐之剋期將發而德寢疾于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其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

###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

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夕段氏逃于羗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于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奇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

妻乃歸及之廣固呈以金刀具宜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哭始名之曰超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權承奉出則傾身下士于是內外稱美焉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及德死超嗣位以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內參政事封孚言于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宏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以問五樓五樓欲專

斷朝政屢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下羣臣詳議尚書張華曰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

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竝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悲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王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爲範設舊交之禮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鳳表乃可于機辯未也範曰

大辯若納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  
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  
延譽者也超復遣張華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  
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  
華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  
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  
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  
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  
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  
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之

臣辱及寡君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  
母妻義熙三年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  
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  
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  
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  
之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內外無不憚之慕容鎮切  
諫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  
王儼詣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  
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劉裕率師將討  
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

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芟  
 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超曰青苗  
 布野非可卒芟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  
 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  
 成擒也慕容鎮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  
 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阻  
 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既不  
 能芟苗守峴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  
 滅吾必死之裕攻破臨朐超大懼遣尚書令韓範乞  
 秦師或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

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舊昵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  
 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遺範書以  
 招之時姚興遣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  
 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  
 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  
 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  
 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  
 作敢不至乎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  
 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超幸姬魏夫人  
 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

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滹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爲裕軍所執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

### 建康市斬之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畧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啟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夏

赫連勃勃

自勃勃至弟定凡二十六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爲魏所敗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

奇之深加禮敬興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頃之勃勃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諸將言于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

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衆非其敵亡  
可立待我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  
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  
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  
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  
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  
城門不晝啓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  
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  
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嘗與漢魏爲  
敵國中世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

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  
以爲何如買德曰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  
于漢皇聖畧邁于魏祖而不于天啟之機建成大業  
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  
勃勃善之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  
萬人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  
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  
築城雖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  
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  
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



鎧匠又造百鍊鋼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具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勃勃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裕

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環偉英武絕人裕嘆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貞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

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望義旗之至以日爲歲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嶠峽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間必面縛麾下勃勃善之以子瓚率騎南伐長安義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

遺策矣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卽皇帝位徵馮士京兆韋祖思旣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翬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爲魏所擒弟定僭號于平涼尋爲魏所滅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氣識高爽  
風骨魁奇妣興睹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  
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  
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  
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簡及其嗣非不幸也

晉書纂卷之十六終